

讀詩傳譌

卷一 全卷三

金

嘉慶乙亥

讀詩傳譌

木存堂臧版

讀詩傳譌校稜姓氏

嚴筠亭 士銑

居荷莊 念祖

李敦五 名倫發

戴羨門 三錫

趙玉山 琪

李聚五 學奎

蔣夢峩 廷瓚

曹焯農 鏞

程楚南 廷桂

張五雲 承緒

嚴蘭齋 文茂

嚴青如 文莖

陳慎齋 書勳

韋琢雲 廷璋

顧纘庭 宏緒

左本泉 增培原
名增譽

吳炅塘 培焯夏
名堯焯

孔同甫 繼治

趙晉波 湧泉

徐修來 息敬

周振九 鳳苞

李輔宐 榛

鄒論園 文瓌

嚴蕙浦 暎

鄒介石 豫

鄒景韓 文琦

包振若 祥麟

方錦文 其純

楊金殿 文鑑

程蔭侯 壽

趙筠齋 念祖

張潤浦 變

陳古芸 書曾

魯芷香 長庚

鄒葭萼 文玠

吳在郊 濬

丁餘堂 兆有

胡敬存 學功

李潯泉 溱

馬筠亭 書言

方翼雲 振

李屈庵 蟠桓

周豫川 湛

吳毓川 繼本

袁虹浦 廷樑

李振之 振一
名鐸

呂樹南 寶珊

丁叙文 兆順

丁韋齋 煥

李汝霖 清瑞

讀詩傳譌例言

一詩非孔子不能心知其義序非子夏親承聖訓不能悉表其端即如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奧旨微言殊難意揣賴序樂得淑女已配君子夏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恂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數語有已因傳之序乃子夏親受之孔子故總結之曰是關雎之義也後儒不知其義鄭康成則誤已哀字改作衷字集傳又誤已哀字改訓憂字皆所謂差若毫釐謬已千里矣

一 爾雅創自周公足自子夏專爲詩經而設是曰經中虛字實字訓釋無不先儘爾雅閒有爾雅所未備者始曰它說參之

一 開晉引爾雅處每用全文後仍分見疊出所謂重言申明欲學者孰息審處也

一 陸璣草木蟲魚疏則係疏云孔穎達正義疏則係疏謂疏言疏係疏引或止係疏邢昺論語爾雅疏則係邢疏

一 毛萇傳止係傳康成箋止係箋或閒係毛傳鄭箋

者僂文也

一 注跟爾雅者則鄭璞注跟周禮儀禮禮記者則鄭康成注兼容區別

一 經文字體必準許氏說文曰古經本如是也後儒曰後世字釋經遂用俗字改經字今經文悉復舊觀注中字體多有說文所不載者皆後人所增添其詮釋旣得經旨不嚴曰字之後起槩爲刪削此從宐從俗兼非使經義昌明也

一 諸家說詩合序意者采擇不遺有說全中間雖遵

序意而復支離者聊為刪截非妄改肯言大棄之可惜之意也閱者諒之

一論語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在多識亏草木鳥獸之名故凡草木鳥獸詳爾雅注疏及陸璣草木蟲魚疏者無不畢載誤者正之欲學詩者知所究心由此而興觀羣怨已進亏忠孝之大也其它言天文言地理言服會器用灾皆作草木鳥獸觀

嘉慶十有六年歲次辛未暮月丹徒後學韓怡自記

江寧劉文奎鐫

讀詩傳譌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 十一篇

關雎 葛藟 卷耳 樛木 蟋蟀 桃夭
兔置 芣苢 溱廣 汝墳 麟之止

卷二 國風 召南 十四篇

離巢 采芣 草蟲 采芣 日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畝麋 何彼禮矣 騶虞

卷三 邶風 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棄舟

卷四 邶風 十篇

柏舟 瞻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鸛之奔奔
定之方中 蟋蟀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五 衛風 十篇

淇奥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六 王風 十篇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國有推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正中有麻

卷七 鄭風 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兮田 大叔兮田 清人
緇衣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摯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八 齊風 十一篇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簪

卷九 魏風 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卷十 唐風 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采芣 采芣
羔裘 鵲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芣

卷十一 秦風 十篇

車鄰 駟驥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十二 陳風 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雛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十三 檜風 四篇

羔裘 絜冠 隰有萋楚 匪風

卷十四 鵲風 四篇

蟋蟀 候人 鴉鳩 下泉

卷十五 豳風 七篇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 十三篇 南陔 白萼 萼黍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 白萼
萼黍

卷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十三篇 由庚 崇丘 由儀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卷十八 鴻雁之什 十篇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卷十九 節南山之什 十篇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卷二十 谷風之什 十篇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卷二十一 甫田之什 十篇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輦 青蠅 賓之初筵

卷二十二 魚藻之什 十四篇

魚藻 采芣 角弓 苑柳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縣蠻 瓠葉 白萼 漸漸之石
芄之萼 何草不黃

卷二十三 大雅 文王之什 十篇

文王 大明 縣 棫櫟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二十四 生民之什 十篇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洞酌 卷阿 民勞 版

卷二十五 蕩之什 十一篇

蕩 抑 桑柔 雲漢 嵩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卷二十六 周頌 清廟之什 十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卷二十七 臣工之什 十篇

臣工 噫歎 振鷺 豐季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卷二十八 閔予小子之什 十一篇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見 豈栢
絲衣 酌 桓 賚 殷

卷二十九 魯頌 駟之什 四篇

駟 有駟 泮水 閟宮

卷三十 商頌 邦之什 五篇

邦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讀詩傳譌目錄

江寧劉文奎局鐫

讀詩傳譌國風卷第一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周南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曰風天下而正夫
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曰
動之教曰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詠歎之詠歎之
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曰樂其

政龢亂世之音怨曰怒其政率亾國之音哀曰息其
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曰是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
曰風化下下曰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臯聞
之者足曰奔故曰風唐成伯瑜曰王者發言舉事左
右書之猶慮臣有因從史無直
筆于昷嵒方巡守使陳詩曰觀風案序下曰風刺上
云云與成伯瑜之說不獨變風刺也即正風大刺孔
穎達疏大謂正經削不言美故史遷曰周道缺而關
鳴作而周公用曰合樂者所曰納諫也徵之孟子詩
亾然後普烱作普烱之義美
邪刺邪而詩不從可知乎全于王道衰禮義廢政

教失國異政家誅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于得
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曰風其
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于情止于
禮義發于情民之性也止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曰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
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曰
其成功告于神明者是謂四始詩之全也然則關
鳴麟止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

南也雝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曰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曰關雎

樂得淑女曰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

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陸德明曰舊說起后妃之

德也全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說末名為大序程子又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全詩之全也為大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全教曰化之即接然則關雎全末及諸序為小序據深昭明文選所載卜商詩序止此一篇未嘗分大小也陸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兼大小之異其說豈是今依注疏本綴諸序于各篇之首曰復毛詩之舊王肅沈重竝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後漢書儒林傳云衛宏作毛詩序然鄭康成云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實諸篇首則序非作自衛宏可

知故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夏加潤益間有一二不得詩人之本義者即毛衛之潤益也見螽斯及有女同車篇

關關雎鳩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爾雅關關雝雝音聲齋也注皆鳥鳴相齋

釋詁文雝雝見邶風

匏有苦葉 鳴鳩王鳴注鳴類江東呼為鷓鴣傳云摯而有別

也左傳鳴鳩氏司馬也義與爾雅竝通陸璣疏云鳴

鳩大小如鴟淡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揚雄云

白鷺侶鸞尾上白說文同河出昆侖虛色白所渠羿

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四千里一四一直注山

海經曰河出昆侖西北隅虛山下基也潛流地中汨
漱沙壤所受渠多眾水溷淆宜其濁黃水中可居者

曰州小州曰渚小渚曰汜小汜曰泝人所為為潏注

人力所作窀閭也注窀窀閭隙一曰窀肆也肆力也

注輕窀者好放肆肆極力也

窀閭呂下皆釋言文陸德明曰爾雅蓋周公所

作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深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

揚雄云善心為窀善

容為窀淑善也女已嫁曰婦未嫁曰女案君子在上

之通僂序但言后妃則為文為武未可知也禮惟王

嫡僂后次則僂妃天子僂后諸侯僂妃關雎麟止之

化王者之風文雖追王未嘗僂王即謂追尊為后諸

經大無明文毫無足據故息齊僂大姑雖僂文母竝

無后妃之目惟大戴禮記係傳篇曰周后妃任成王

亏身據此則不得曰為文之后妃審矣呂下竝同述

與仇通爾雅禮記漢書述皆作仇仇妃合也注皆謂

對合一曰匹也妃媿也注相偶媿也左傳嘉耦曰妃

怨耦曰仇說文怨匹曰述此為嘉耦大通訓匹匪衡

云窀窀淑女君子好述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

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亏動靜夫然後

可曰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紀綱之晉王教之端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
寐息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

參差不齊也荇爾雅作荇說文正作荇或作荇荇接

余說文作荇餘其葉荇注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

水淺深江東食之蔬云接余白莖葉紫灰色正員徑
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
白莖曰苦酒瀆之肥美可案酒左右助也注相佑助
流參東擇也注皆選擇干流求也注引詩曰左右流

之流鬻也鬻延也注謂延蔓相被及義皆可通案箋
訓左右為助本釋詁文但與鬻義不協集傳因訓左
右為棄方丈通寤覺寐寢也服事也言服事之也王
肅云息服服鬻息念之也悠息也注謂感息一曰遠
也重言悠哉息之遠也方言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
悠展適也注得自申展皆適意集傳臥而不周曰展
展者轉之半轉者展之周反者展之過側者轉之畱
皆臥不安席之狀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

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采事也邢昺疏云皆事爲也世本神農作琴庖羲作
瑟字林從之琴操伏羲作琴樂記驩作五弦之琴周
加文武二弦七弦也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注瑟
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或曰琴大者二
十七弦不詳長短廣雅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邢
疏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庖羲作五十弦黃帝使繁
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具二均聲禮圖
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常用

者十九弦其餘謂之番番羸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
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兩頭有孔在底下者名絺
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明堂位云大琴大瑟中
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段昌武曰古人用大琴必弓
大瑟配之中琴必弓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
不抗而五聲穌矣同志爲友芼搯也注謂拔取菜案
內則芼羹謂弓肉雜菜爲羹供祭祀之菹興得淑女
弓爲宗廟社稷之主世本坐作鐘夷作鼓又曰巫咸
作鼓大鐘謂之鏞注大名鏞劉熙釋名鐘空也李巡

云大鐘音聲大鏞大也鏞見大射禮注如鐘而大是也其中調之剡小者謂之棧孫炎云剡者聲輕疾也李巡云棧淺也長三寸日徑四寸小自然淺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注鼓長八尺應在大鼓側邢案考工鞀人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調之鼓應聲之屬與大鼓音聲相承引樂聲也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疏大射禮頌鐘在廟階之廟筓鐘在東階之東是在庭也胡紹曾云琴瑟亏闔門燕居之時鐘鼓亏翰廷挈見之際案琴瑟鐘鼓皆引喻好合之義在堂在庭燕居挈見均泥

關雉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箋云五章章四句集傳本毛氏

故言今從之疏關雉者詩篇之名金縢云公乃為詩引詒王名之曰鳴鳴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例多不過五字少纔取一字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夾有捨其本文假外理引定僣

韓詩子夏問曰關雉何引為風始也孔子曰關雉其全矣弓仰則天俛則地德之所藏道之所行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縣命也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遣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雉乃天地之基也匡衡學韓詩故其言夾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

天命全孔子論詩曰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
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棄曰奉神靈之統
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曰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
此者也案鄉飲酒禮鄉歛禮燕禮合樂皆歌關雎
樂凡四節皆乎關雎而作者工歌鹿鳴四牡皇皇
者琴所謂升歌三終也比歌者瑟也繼此笙入立
乎縣中笙立鐘磬之中琴俗作奏南陔白萼琴黍所謂笙入
三終也輔笙者磬也後此笙歌相閒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工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

閒歌三終也至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芣采芣是爲合樂堂上堂下瑟笙竝作所
謂合樂三終也卽論語所謂洋洋盈耳者又案燕
禮公與客常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
合鄉樂夾係關雎六篇周召僂鄉樂者風也小雅
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燕禮合鄉樂者
禮輕可曰逮下也歛歛升歌小雅者禮盛可曰進
取也大武章先王夾琴關雎一成再成歌武勺諸
章三成四成歌桓賚諸章五成六成歌般徹諸章

始之吕武終之吕文

此猶樂記所謂始奏吕文復亂吕武非謂武王文王之樂

也爰琴關鳴又大合樂均吕關鳴為亂蓋周家王

業成亏關鳴故皆用之示不忘本而齊魯韓三家

皆吕為刺史遷因之序次云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無臯聞之者足吕莽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讀者悟

焉可也關鳴作諷義取斷章竟吕為刺康王則誤

矣儀禮有房中之樂注云弣歌周南召南不用鐘

磬后妃諷誦吕事君子故曰房中王肅則云自關

鳴至芣苢房中之樂

葛臯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亏女功之
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吕歸安父
母化天下吕婦道也

葛之臯兮施亏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亏飛集亏灌木其
鳴喈喈

葛蔓生可為絺綌者臯延也注延蔓相被及施移也

自上而下曰施

平聲

自下而上曰施

去聲

水注川曰谿注

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此言山谷中

水注入澮谿而葛蔓延而上也伊維也伊維侯也注

發語辭互相訓萋萋茂盛兒皇黃鳥注俗呼黃離留
 夾名搏黍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桌留幽州
 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葵黃一名楚
 雀齊人謂之搏黍應節禡時之鳥也集會也灌木叢
 木木族生為灌注族叢也啾啾齾齾聲遠聞也案周
 木德王故詩多取義于草木草木者鳥獸之所集也
 論語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多學而識則一曰貫之
 不難矣二南尤汲汲也
論語陽貨篇云小子何莫學夫詩是章之下緊接子謂伯
魚曰女為周南召南故云尔

葛之臯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獲為絺為綌服
 之棄斲

萋萋茂密兒

傳因大雅抑篇云誰夙知而萋成故訓萋萋為成就兒

刈斬也是

刈是獲獲煮之也注謂煮葛為絺綌玉藻浴用二巾
 上絺下綌精曰絺粗曰綌服整也注服御之令齊整
 斲爾雅禮記皆作斲厭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瀦我衣害瀦害否歸
 寧父母

言我也朱子集傳云言辭也案說文直言曰言論難

日語言从口辛聲辛音愆讀如公言星言之言火通
告謁請也注皆求請也師氏見周禮地官斯時周禮
未作僭女師爲教女之師氏也婦人五十無子出而
不復嫁能曰婦遣教人者使爲女師與慈母係母係
三母而已疏謂女已出嫁母尚適之母卽序所謂師
傅也后妃在家服師傅之教躬儉節用出嫁不忘尊
敬必向師氏而告歸尊敬師傅則可歸安父母序說
皆是謂序說爲淺拙者不知作者之苦心也薄猶少
也汚煩濡之曰太其汚也漑濯也私燕服衣禮服害

何也寧安也傳言婦人有副褱盛飾曰翰事舅姑接
見亏宗廟進見亏君子其餘則私也疏謂天官內司
服掌王后六服褱衣褱翟翟鞠衣褱衣掾衣祭祀
服褱翟告桑鞠衣禮見君子及賓客褱衣御亏君所
掾衣禮記檀弓云婦人不飾不殷見舅姑將有四方
之賓來褱衣何爲陳亏斯據此則翰舅姑與見賓客
同服但曰大夫之妻言賓客有尊亏舅姑者王后則
賓客無與舅姑敵且有姑而無舅傳特牽連及之耳
歸寧之服無間也左傳莊二十七季凡諸侯之女歸

寧曰來襲十二季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蓋父母在得歸寧沒則使卿寧于兄弟言諸侯夫人則王后無歸寧之義可知疏言諸侯夫人兼及王后誤

葛藟三章章六句

案先儒曰此爲后妃所自作但二南旣削于風儼鄉樂是皆大師之所陳也全其所云已賢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于師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誅可爲讀詩者勸焉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助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翰夕念全于憂勤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饗我懷人寘彼周行

采事也采采謂采之又采非一事也卷耳苓耳注廣雅云臬耳次云胡臬江東呼爲常臬形似鼠耳叢生如盤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萼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臬耳徐鍇曰爲菌屬陶宏景本草注

云卽今蒼耳未知孰是案卷耳喻賢才也頃傾也筐
畚屬傾筐易盈而不盈喻賢才之多而難得也簪咨
也注河北人云簪歎懷恩也人卽肯篇之君子非文
王也寘舍也彼指賢才之行役者周行大道也言簪
我所懷之君子將舍彼行役者亏周行之大道此序
所謂輔助君子求賢審官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日不永懷

陟陞也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岨注石山上有
土土山上有石者曠曠虺隤多黃病也罍器也小罍

謂之坎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韓詩云金罍大夫
器刻爲雲雷天子飾玉諸侯大夫飾金士曰梓乘飾
永長也案先儒多云此詩首章言所恩之人不能卽
歸下三章言欲登高曰從而馬曠僕曠終不能徃聊
酌酒曰解憂而已夫后妃何人宮闈何地顧可出此

非禮之言乎惟詩疑

張松存先生著有詩疑二卷詩疑補四卷今所引用槩曰詩疑

猶韓詩內外傳之槩倣韓詩也

先生諱允裕字贊皇號松存 斷曰我馬虺隤自是

行役者如此且言酌彼明是指人非自飲也如是讀
詩可曰正譌

陟彼高岡我馬兮黃我姑酌彼兕觥維已不永傷

山脊曰岡注謂山長脊兮黃殺傷之象也易坤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兮黃與爾雅兮黃病也義不相悖觥釋文作觥說文云俗觥从兕周禮注云觥割巖也箋竝同山海經曰蜀山多犀兕兕侶牛注一角青色重千斤角長三尺容五升故曰爲觥凡燕饗皆有兕巖曰爲割巖案作卷耳詩者推原后妃之志而害金罍兕觥寓意兮賞割也賞割明則不全兮永懷永傷矣此序所謂審也賞割之明由垂險誠私謁之心序

說不誤傳箋雖主序說而所曰賞割之故皆未見及朱子辯說因毛鄭傳會之鑿而轉謂序說爲傳會之鑿其辯大非

陟彼咀矣我馬惛矣我僕瞶矣云何吁矣

傳云吁憂也案吁爲憂歎之辭張目遠望曰吁爾雅眇憂也注引云何眇矣乃小雅都人士之文非謂此也集傳訓此則誤自虺黷兮黃而全馬惛僕瞶云何其吁此序所謂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翰夕恩念全兮憂勤也

卷百四章章四句

案晉書荀崧傳云左丘明與子夏同受萑爍亏孔子則子夏之序詩左氏傳之引詩皆得孔子刪詩之大義者也詩止然後萑爍作則詩與萑爍一側故此求賢審官與左傳萑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義無不同毛鄭從之宜也然其傳箋不解序晉所云下呂風刺上之旨而槩呂為美不知有刺遂致歐陽修因為調停謂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蒼臣下慰其勞苦而接呂恩義劉

敞夾云此后妃警人君使求賢審官然就呂為美夾不得呂所懷之君子為文王也據國語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事不煩事王不怒詢亏八虞咨亏二虢度亏閔天謀亏南宮諷亏蔡原訪亏莘尹克知灼見何待后妃翰夕憂勤又何待后妃之輔助而求之審之哉采薇出車愛蒼慰勞何所不全豈因后妃警諷而始接呂恩義也意者后妃之憂懷其在隧山誓牧之日乎隧陸同荀子曰武王伐紂全共頭而山隧

楊倞注共河內縣名今隸河南懷慶府屬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樛爾雅作柎下句曰柎上句曰喬邢疏云樹枝下垂
而因名柎張揖廣雅藟藤也疏云藟名巨瓜侶蕪莫
大延蔓生纍纏繞也履祿也綏安也案此詩曰樛木
興君子曰葛藟興眾心言后妃能逮下則君子在南
國大爲羣情所繫屬而君子之福履綏安矣序言能
逮下而無嫉妒之心謂下無嫉妒之心非謂后妃無
嫉妒之心也下卽卷百序中所謂臣下大非眾妾之

謂集傳承毛鄭之誤又曰君子指后妃槩非

南有樛木葛藟藜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藜奄也注奄奄覆也黃佐曰葛藟之性必出木杪故
能芘覆也將大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鄒泉曰旋繞之周爲縈爾雅就成也傳云成就也互
相訓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

多也案序當本昆螽斯子孫眾多也與溘廣序云溘廣德廣所及也同序晉后妃二字及下言若螽斯云云皆爲毛衛之所潤益矣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醜奮注好奮迅作聲螽斯卽幽風七月篇斯螽五月中弓兩股相切聲聞數十步是也爾雅作蜎螽故傳弓爲蜎螽鄭注云蜎螽也俗呼春黍蔬云幽州人謂之春箕侶蝗而小斑異其股侶瑋瑋羽翼也詵詵眾多也振振信厚也案說文詵先致其言也振訊也訊言也注振者奮迅相問訊傳訓信厚大謂其言多

信厚也呂大臨曰螽斯將化其羽比次而起己化而齊飛有聲既飛復斂羽而聚歷言其變如此

螽斯羽蕤蕤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蕤蕤眾也注眾夥之兒溘書楚人謂多爲夥繩繩齊也傳故弓眾多齊慎釋之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會聚也蟄蟄集也方應龍云蟄有伏藏蟠聚之意案此猶易所謂龍蛇之蟄弓存身也揖揖詩疑音戢當訓斂戢蟄蟄當訓伏藏叟記管蔡世家武王

同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
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
叔封次聃季載不同母者尚有毛郛雖滕畢原酆郇
詳見左傳可爲多子之證但詩曰螽斯之羽興子孫
猶曰麟之止興公子也羽之詵詵藿藿揖揖正興子
孫之振振繩繩螻螻詩雖歸美文王實曰武王之有
天下而贊歎文王之子孫不得曰后妃爲言嚴粲詩
緝謂此詩意全在宐爾二字非曰螽斯比后妃也序
曰言若螽斯不如忌詩疑謂其不倫然非序詩者之

過毛衛潤益之過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如忌則男女曰正婚姻曰時
國無繇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弓歸宐其室家

楔荊桃注今櫻桃廣雅云含桃也旄冬桃注子冬韞
桴桃山桃注實如李而小不解核此桃爾雅不載惟
其常也徐常吉日桃之爲木多華五季則老老則華
減少則華盛天天少好也灼灼華之盛也之子者是

子也注席所詠亏徃也婦人謂嫁曰歸宐事也謂宐

其事也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戶牖之間謂之辰邢案

天子設斧依亏戶牖之間鄭注云依如今其內謂之

家注窻東戶扇為辰其內今人僞家義出亏此世本

禹作宮室案周禮大司徒曰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媿

宮室是宮室者庶人之通僞也左傳男有室女有家

必如序說男女曰正婚姻曰時方可言宐苟非其時

不進曰正雖不妒忌夫無所為宐矣

桃之天天有蕢其實之子亏歸宐其家室

蕢藹注樹實赫茂奄藹案天官籩人其實麩蕢蕢謂
泉實爾雅作麩麻泉亏植物中最多子桃實倍之故
曰有蕢凡萼豔者鮮實惟桃不然實多味美故曰興
之子之宐其室家

桃之天天其葉萋萋之子亏歸宐其家人

萋萋萋萋戴也萋萋見衛碩人注謂飾晉之盛故傳云萋萋

全盛兒有色有德形體全盛一家之人盡曰為宐

桃夭三章章四句

朱善曰之子之所謂宐孝不衰亏舅姑敬不違亏

夫子慈不邈亏卑幼義不拂亏夫之兄弟然由后妃教化倡亏上之子則效應亏下夫可已觀感應之機矣案序不妒忌夫謂下不妒忌非后妃之謂免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剗剗武夫公侯干城

穆穆肅肅敬也肅肅翼翼恭也注皆容儀謹敬言兔置之武夫夾恭敬也兔子媿注俗呼曰魑其迹迹絕有力欣崔豹古今注云兔有九孔王充論衡曰兔舐

毫而孕及其生子從日而出

案兔之言吐也充爲是言自有寓意子從日出

殊非此理

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注置猶遮也椽擊糜

亏地中張置其上也丁丁椽弋聲檝謂之弋弋謂之糜剗剗武也注果毅之兒公侯君也干扞也注謂相扞衛扞蔽如盾防守如城可已屏藩公侯也案關雎化行而眾賢始進序意之深渾詩也而通亏易矣肅肅兔置施亏中達剗剗武夫公侯好仇

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

逢謂之崇期九逢謂之達注崇期四道交出達則四
道交出復有旁通好仇善匹也言威武之夫有文有
武能匹耦亏公侯則非特干城而已

肅肅兔置施亏中林剝剝武夫公侯腹心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
林外謂之坳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
畛畛各十里也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腹心者同心
同德之謂又非特好仇己也詩疑云申培之說是詩
也文王聞大顛閔天轍宐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咏

其事而美之然則兔置一詩爲轍宐生諸賢賦也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金履祥曰案墨子書文王舉閔天蔡顛亏置網之
中授之政嗣土服此與兔置之詩辭意吻合計此
詩必爲此事而作夫肅肅敬也剝剝約也置兔而
體兒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伐有約束之度此閔
天蔡顛之所召爲賢而文王所召取之也閔天蔡
顛爲文王奔衎疏附禦侮之友後爲武王將威劉
敵之人信哉其爲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歟

采采芣苢后妃之美也。鴈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苢馬舄。馬舄車肯。注今車肯草大葉長穗好生。道旁江東呼爲蝦蟆衣。疏云馬舄一名車肯。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嚙。作茹大滑。其子治產難。案牛舌草葉長形。似牛舌。另是一物。非車肯也。二物皆喜生溼地。不生牛跡中。竝不可茹。璣疏全失。芣苢逸周書。作桴茨。王會云桴茨。其實如李食之。宐子出。亏。蜀域衛宏許慎王肅竝主此說。王基

駁難之。不知遠國各躋土地異物。呂爲貢中土。夾可植。周南婦人。夾得采。如李特比例之。辭言其子之苞。似李但微而小耳。徐鍇繫傳之說。夾通王肅。又呂此爲房中之樂。其由來。更不可沒。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掇拾捋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桔之。采采芣苢薄言禡之。

執衽謂之桔。扱衽謂之禡。注。拈衣上衽爲桔。扱衣上衽。亏帶爲禡。朱子曰。晉章舉始終後二章。述次序詩。

有此例

芣苢三章章四句

案戴溪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蓋后妃御
 下齠平則同輩之婦人相與樂其有子矣故曰后
 妃之美也詩非婦人所作夫非無事已相樂序說
 自是集傳夫之無事相樂豈所已坐訓而顧削之正風邪
 溱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遭被亏南國美化行亏江
 溱之域無息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溱有游女不可求息溱之廣矣不

可泳息江之永矣不可方息

喬高也句如羽喬注樹枝因卷侶鳥羽毛上句曰喬
 如木椽曰喬槐棘醜喬小枝上縹為喬注謂細枝皆
 翹縹上句者名為喬木休息也息辭也下竝同案古
 本休息作休息息乃息字之訛韓詩作息是也箋云
 止息本是訓休非是訓息息當作息今改正蟠豕導

漾

蟠豕山在今陝西

東流為溱

今湖北嶺

歷滄浪過三溱

經大別

在今漢陽府城內俗名龜山

合流于江江發源于岷山

在今

四川成都府灌縣

夏官職方氏其川江溱即荊州也內則女

子居內深宮固門閤寺守之賢家之女也庶人之女
執筐行饁不棄出游之事而夫有禮義己爲之閑是
己非僻之心棄自入本棄息犯而求之者即使求之
夫不可得矣泳游也潛行爲泳注水底行也晏子嘗
沐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說文作萊爾雅永
萊長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
棗泝注造舟謂比船爲橋維謂維連四舟方謂併兩
船特謂單船泝謂併木己渡釋文天子竝七船諸侯
四大夫二士一方或作舫舫舟也一曰泝也注水中

簿桴方言泝謂之簿簿謂之筏桴卽筏也簿編竹木
大爲簿小爲桴許謙曰溲言廣謂橫渡也江言永謂
沿泝也

翹翹鍤薪言刈其楚之子弓歸言餽其馬溲之廣矣不
可泳息江之永矣不可方息

翹翹危也高故縣危鍤雜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廣雅
楚荆也牡荆蔓荆也楚地所生荆州己此木得名楚
雜薪中翹翹然而高刈之可己飼馬餽飼也夏官廋
人馬八尺己上爲龍七尺己上爲駮六尺己上爲馬

晉章言游女之賢此言心慕其賢而亏錯薪之中刈
楚曰餼其馬刈萋曰餼其駒致拳拳之意庾其降曰
相從也而終不我從袁變曰武夫勃然震怒無設當
者而牽亏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所守剛勁如是
有丈夫所不能爲者其剛亏人心響來之倉寧叡不
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爲身也江漢之游
女惟此心之不昧尔非盛德之君躬行表正豈能臻
此哉彼習俗惡薄男女淫奔恬不知愧夫其君使然
尔案絜齊講義雖係經筵實有與序意足相發明者

故錄之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亏歸言餼其駒漢之廣矣不
可泳息江之永矣不可方息

購商萋注商萋萋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
魚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尺高丈餘好生水邊及
澤中正月根身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脆而美其葉
可蒸爲茹案今湖廣風俗猶用曰韋魚及生食但其
葉不可茹耳傳五尺曰上曰駒度人教馳攻駒注三
歲曰駒二歲曰駒

溇廣三章章八句

案序云溇廣

舊楚地今河南南嶺南陽府新野縣詩作亏此地因取吕名篇

德廣

所及也言文王德化所被廣及江溇詩取篇中溇廣二字吕名其篇無謬誤也辯說謂序為失之遠何邠鄭樵通志曰周為河洛召為岐雖河洛之南顛江岐雖之南顛溇江溇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此屈宋吕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溇故仲尼吕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兮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吕正也

案釋文無婦人二字注疏本有釋經本義當從釋文

遵彼汝墳伐其條枝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循也汝水出汝州

皇輿表宋汝州今河南汝州屬洛陽縣

天息山逕

蔡

今河南南嶺汝寧府上蔡縣

穎州

皇輿表宋穎州今江南鳳陽府穎州今隸安徽嶺穎州府入

淮

今江蘇嶺淮安府清河縣

穎為沙汝為瀆

汝墳今河南南嶺南陽府葉縣

墳草

大亏河墳墳大防注謂隄也水旁美地為瀆水厓曰

墳案瀆墳古通用大雅常武篇鋪敷淮瀆箋大訓大

防是也條稻也稻山榎注今之山栝疏云夾如下田

栝皮葉白材理好宜為車版邢疏引秦風有條有梅

炆官銜枝氏注云枝狀如箸言條之枝侶枝小而可
伐也傳云枝曰條幹曰枝集傳從之竝非君子文王
也怒息也一曰飢也注怒然飢意調翰也言怒然若
翰飢之息食也調或作鞫童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枝小曰枝斬而復生曰肄言由未見而全既見歷時
已久非一日也遐遠棄忘也案條卽秦風終南篇有
條有梅之條訓稻是也玩此章言條肄則肯章條枝
二字非對舉可知當訓作伐其條之枝伐其條之肄
若曰條爲枝條所伐究係何樹論語所謂草木之名
夫無由而識矣

魴魚頰尻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魴注江東呼魴魚爲魴一名魴疏云今伊洛濟潁
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深
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國中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深
水魴是也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頰三染謂之縹注
縹今之紅也頰赤也縹絳也邢疏再染名頰卽淺赤
也魚尾謂之丙丙屬火故曰頰傳言魚勞則尾頰踰

民之疾苦也王室謂紂燬火也注燬齊人語齊人曰
燬吳人曰屍喻王政之酷烈也父母謂君周書蔡誓
元后作民父母洪範天子作民父母是也孔是也邇
近也舊說天下歸化者六州文猶率商之叛國呂事
紂汝墳之人化焉大識公義奉上役使不設懈亏王
事而詒父母之憂未見而息既見而喜發亏情也終
勉之呂正止亏禮義也案此詩君子當指文王父母
當指紂汝墳今葉縣今隸河南南太豐鎬今陝西
南陽府屬安皇輿表在河南南縣衛輝府淇縣今同
二千四百里故曰未見太翰歌

纔二百里故曰孔邇呂服事殷則誓翰焮覲夾有既
見之時序云能閔其君子呂未見既見言之誠如舊
說所謂未見而息既見而喜發亏情也序又云猶勉
之呂正則呂父母孔邇言之夾如舊說所云止亏禮
義也但未體會序中猶字之意誤改作終勉之呂正
遂呂君子為行役之大夫父母為文王則邇使讀為
征夫邇止之邇是汝墳為息亂之詩矣則夾何正之
有哉又豈文王之化哉且據周書兩係父母尤不得
屬之文王文王非元后非天子也詩書所載父母俱
係天子大學孟子

猶然孟子時爲戰國大學作自
溲儒尚且如此況商周之際乎
特相沿已久未易復
正予夾譌呂傳譌呂俟聖人定斷焉

汝墳三章章四句

案序亏溲廣則云求而不可得固有求而得之者
在矣亏汝墳則云猶勉之呂正固有不正者在矣
猶字意尤淡婉細味則下呂風刺上之旨自見
麟之止關鳴之應也關鳴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止之時也

麟之止振振公子亏讐麟兮

麟爾雅作麇麇麇身牛尾一角注角頭有肉公羊傳
曰有麇而角京房易傳曰麇麇身牛尾狼額馬蹄有
五采腹下黃高丈二疏云麟麇身牛尾馬足黃色圓
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游必擇地詳
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
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弭州盼今隸山蜀嶺
在大原府北
有麟大小如鹿非瑞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歟麇脚
麟謂此麟也案說文麟大牝鹿也麇牝麒麟爲仁
獸作麇竝通止足也說文有
止無趾振振信厚也爾雅振訊

也訊言也麟信厚而應禮公子之言大皆與禮應亏
讐一歎只覺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公子當殷商之末
故序僭衰世

麟之定振振公姓亏讐麟兮

定顛也注顛額也姓之言生也左傳天子建德因生
曰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曰字爲諡因曰爲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夾如之子不可曰父字爲姓
孫則曰王父字爲姓集傳曰公姓爲公孫得之
麟之角振振公族亏讐麟兮

麟一角傳角所曰表其德也箋云角之末有肉示有
武而不用案角剛勁象武有肉則剛不過不盡是不
用

麟之止三章章三句

案熊朋來云麟曰興曰伯非公子也其言豈是但
亏經中止定角三字尚未見清哲當云麟曰興曰
伯止曰興公子既曰止又曰定曰角則自下而上
同父者爲公子同祖者爲公姓同高祖者爲公族
亏讐之歎詩人知武王之將有爲而族姓將大矣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案周南之國謂周召南之國濶廣汝墳之地皆國也但不言國之名爲何耳程大昌云南者樂之名不得云周南之國不知小雅鼓鐘篇所謂召雅召南雅卽正雅南卽二南二南之詩作自二南之國故大雅常武之篇次曰惠此南國不容改也而顧炎武詩本音據程氏之說徑曰周南十一篇刪去之國二字輒改古經大非或有召改經字譏予者不知予召說文釐正字體非改古經也孔叢子曰孔子讀詩

自周南至正雅喟然歎曰周道成矣蓋二南之詩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菁秣之始也故孔子歎之

讀詩傳譌國風卷一

男瑄恭校字

讀詩傳譌國風卷第二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召南

雝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呂欽嚴位夫人配
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呂配焉

維雝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亏歸百兩御之

雝鴟醜其飛也爰注竦翊上下邗疏云爰竦也不能
翱翔遠飛但竦翊上下而已陸佃埤雅云雝知大歲
佗巢取木杪枝不取墻地者傳枝受卵故曰乾雝鳩

鳩吉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穫穀左傳鳩鳩氏司空也舜時命禹作司空周南始鳩鳩召南始鳩鳩敍削皆有深意埤蒼

云吉鳩方言云戴勝疏云今深宋之間謂布穀為吉 甸一名擊穀一名桑鳩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方言 非也詩緯推度災曰離日復全之月始作室家鳩鳩 因成事天性如此也車有兩輪故稱兩案說文御古文作馭書所謂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御當讀若御車之御傳云諸侯之女嫁于諸侯送御皆百棗言送 則迎可知故云御皆百棗非日御作返也即日協韻

而論夾不讀作返爾雅返迎也迎本訓返原非訓御詳見讀詩辨字略箋竟訓御為迎雖述傳而失傳意王肅訓作侍御之侍夾非

維離有巢維鳩方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夾居也周禮辨方正位周易辨物居方皆是將送也疏國君之禮夫人自棗其家之車鄭氏箴膏肓云 禮雖散亾日詩義論之天子日全庶人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將送之禮留于夫家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棗來今恩棗日歸知夫人自棗家車也

維離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亏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公羊傳諸侯娶一國二國徃媵之曰姪娣從
諸侯一聘九女成曰百兩爛其盈門矣

離巢三章章四句

案師曠禽經云鳩拙而安夫人非果拙也特言其
德之均壹如鳩鳩耳全亏才則足曰奉祭祀而不
失職觀下篇采蘇亏沼澗而僮僮祁祁才之不懈
何如哉然後歎非德無曰統才非拙無曰爲巧也
采蘇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曰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亏曰采蘇亏沼亏泚亏曰用之公侯之事

蘇皤蒿注白蒿邢疏引唐注本草云此蒿葉粗亏青
蒿從初生全枯白亏眾蒿葉似艾白毛粗澀俗呼蓬
蒿可曰爲菹蔬云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蒿始生
及炆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芻
勃故大戴禮夏小正篇傳蘇由胡由胡芻勃也案今
白蒿二三月始生時可蒸曰爲茹全炆雖香殊不可
食璣疏誤沼俗名池小州曰渚小渚曰泚疏謂蒿非
水菜此言沼泚者謂亏其芻采之事祭事言公侯夫

人執蘇菹曰助祭祀也亏皆訓徃竝訓語辭大通但
不得訓於耳說文於音烏吁吁也毛傳亏誤訓於雖
本爾雅豈知釋詁注於正讀爲烏邪於借作亏非正體也今難
復正矣埤雅采蘇祁祁曰生蠶也禮王后夫人親蠶
曰共祭服故集傳引或說謂此詩猶周南之有葛藟
亏曰采蘇亏澗之中亏曰用之公侯之宮

山夾水澗宮廟也舊熒莊二十三季月桓宮楹二十
四季刻桓宮楹是宮即廟也爾雅室謂之宮故或說
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儀禮少牢饋食云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注被

錫作髮音被鬢說文或作鬢據此則被即周禮追師掌后首

服爲副編次之次也編次皆曰髮爲之僮僮竦敬也

少而能敬與采蘋篇有齊季女義同夙早也徐常吉

曰時爽未分爲夜天光向晨爲夙公事也祁祁徐也

還反也箋云還歸自廟反其燕寢案天官追師注編

髮若假紒服之曰桑故或說公即公桑也

采蘇三章章四句

陳傅良曰采蘇其家人之六二弓无攸遂在中饋
言婦人无遂事惟歛食薦車而已采蘇弓沼澗而
用之弓祭祀其未事則殂夜弓將事其既事則舒
遲弓言歸

草蟲大夫妻能弓禮自防也

嚶嚶草蟲耀耀肩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夫既見止夫
既覲止我心則降

嚶嚶聲也耀耀躍也肩螽螽蟻草蟲即草螽
注謂常芊也李巡云蟻蝗子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

子兗州人謂之蟻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
草中一名草蟲埤雅草蟲鳴肩螽躍而從之故草蟲
謂之負蟻此興大夫弓禮求女而女適從君子爲妻
也忡忡惓惓憂也傳云忡忡猶衝衝也覲爾雅作邁
遇也降落也一曰下也言心放下有著俗作落也詩

疑云傳言南國之大夫聘弓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
賦草蟲魯詩弓爲南國大夫憂聘弓周次弓終南睹
周室之多賢相率弓歸心猶傳意也集傳因出車五
章辭意全與此同改爲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感時物

而恩君子但出車勞還率其言皆上之人設爲家室
之言情緒因折如此此是大夫妻恩念其夫因其夫
既歸追敘其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之辭若曰爲佗亏
未歸之時則夫既見止佻覺未協卽曰爲意之之辭
夫屬牽彊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夫既見止夫
既覲止我心則說

案南山周之名山終南也禹貢雒州云荆岐既旅終
南懍物周之南山卽雒之終南平王東遷曰岐豐之

地賜棗終南之山遂爲棗有終南之詩所由作也左
傳昭四季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夫名中南二南之
時自陝曰東周公主之自陝曰蜀召公主之疏謂周
總百里雖召地夫屬周不分別周召之采地是也蕨
鼈注廣雅云紫萁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蜀謂之鼈
蔬云蕨山菜周棗曰蕨齊魯曰鼈初生佻蒜莖紫累
色可食如葵說樂也一曰服也對降夷而言故傳曰
服訓說案翕雅疏夷與怡同夷說皆樂也對惓惓傷
悲而言曰樂訓說夫通

詩言傳說卷二
九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夫既見止夫
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生水注生亏水邊集傳云伯蕨而豨大有芑而味
苦山閒人食之謂之迷蕨莊子所謂迷陽迷陽棄傷
吾行卽此薇也疏云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夫如
小豆藿可作羹夫可生食宮園種之曰供宗廟祭祀
案今江東呼爲薇條葉之腴者剝而食之生亏水邊
者謂之生水生亏山者謂之山菜陸誤曰藿爲薇項
安世又曰薇爲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元

修菜皆非傳云夷平也爾雅夷說也平均夷弟易也
注皆謂易直故夷夫可訓平朱謀埠曰張衡謂大火
流草蟲鳴是溟炆候采薇采蕨是季萑候炆萑而徃
萑萑未歸吉凶未卜是用隱憂豈感物而興男女之
思乎案朱氏之說夫遺却既見三句當從詩疑所謂
因其夫既歸追敘其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之辭與序
曰禮自防意夫不相悖但詩言男女多喻君臣序云
大夫妻夫寓言也玩埤雅所詮草蟲肩螽二句覺魯
詩不誤大雅萑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南

國歸心之證也詩疑未嘗駁魯詩故曰憂心忡忡懼
無所依託也我心則降得所歸命也序與魯詩當兩
存之

草蟲三章章六句

儀禮歌召南三篇截草蟲而取采蘋蔬謂草蟲舊
在采蘋之後曹訪云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采蘋大夫妻能循濊度也能循濊度則可曰承先祖
共祭祀矣

芣苢采蘋南澗之類芣曰采藻芣彼行潦

芣苢其大者蘋注水中浮芣江東謂之澳蔬云今水
上浮芣是也粗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萐始生可
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曰就酒嚴粲曰毛氏曰蘋爲
大萍是也鄭璞曰爲水上浮芣蘋可茹而芣不可茹
豈可曰共祭祀芣若牛藻注侶藻葉大江東呼馬藻
邢疏左傳蘋蘩蕒藻之菜此草好聚生故云蘩藻蔬
云藻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一種
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
爲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輒按太腥氣米麵糝蒸

爲茹嘉美揚州饑荒可曰當穀會案今蕢藻皆不可
茹而取曰供祭祀者卽禮不用褻味之意必亏會不
會辨之轉失經義矣箋云蕢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
婦人之行尚柔順絜清康成之說是也水厓曰顛行
澆流澆行道也澆雨水也道上雨水所聚而流謂盛
夏漲猛之水也傳據昏義芼之曰蕢藻箋夫曰爲教
成之祭說詳篇末

亏曰盛之維筐及筥亏曰湘之維錡及釜

筐筥竹器方曰筐圓曰筥湘辜也錡三足釜有足曰
錡無足曰釜黃佐曰器不苟同別類聚也物不用褻
昭明薦也

亏曰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案禮記大傳篇別子爲
祖繼別爲宗別子諸侯之庶子大宗別子之適子也
古者宮室之制廟及寢皆南面廟屋五架中脊之架
曰棟次棟曰楣後楣之下曰南爲堂曰北則分其東
爲房曰爲室室有戶牖戶東而牖曰牖之內爲奧神
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曰皆近南有廂卽爾雅所謂

室有東廂廂曰廟也廟之後別爲寢曰藏衣冠祭時授尸服之其寢如廟制無東廂廂卽爾雅所謂室無東廂廂曰寢也尸職主也尸陳也齊之言齊也季少也左傳襄二十八季濟澤之阿行潦之糞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少而能敬教之所從來遠矣詩言大夫妻之能循濃度自幼時已然傳與序義合轍采芣三章章四句

案傳箋皆據昏義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亏公宮祖廟既毀教亏宗室教曰婦德婦容婦言婦

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曰糞藻曰爲教成之祭原無疑義而王肅則云大夫妻助夫氏之祭疏已非之集傳又據曰釋經詩疑曰使是宗子爲大夫其妻助祭家廟何故云大宗之廟若是支子爲大夫祭亏宗室其妻又無主奠之理

內則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

而后設私祭此謂支子助祭曰致宗廟之敬

且明言季女非主婦也肯

篇采蘩言夫人誠敬曰奉祭祀此言女教夙成自其爲少女時已如此矣本草薺有三種中者曰苕菜薺卽關鴨所謂苕菜也關鴨曰流卽澗顛行潦

前音傳說卷二
之意曰采曰芼卽筐筥錡釜之謂也可見采芻采
藻皆淑女所有事不待爲大夫妻而後然也先生
讀書從無一字忽略侶此洵足已斷千古之疑

曰棠芙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蔽芾曰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芟

蔽微也注微謂逃藏也舍人顧野王曰蔽者覆障使
微也芾小也注芾者小兒杜曰棠注今之杜梨杜矣
棠白者棠注棠色異異其名樊炎云矣者爲杜白者
爲棠疏云矣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矣白芙惡子白

色爲白棠曰棠也少醜滑芙矣棠子澀而醜蕪味俗
語云澀如杜是也矣棠木理韌可已作弓榦翦齊也
注南方人呼翦爲剗刀言齊截也去其枝葉曰翦擊
其條榦曰伐召伯姬姓名奭奭采于召伯作上公爲二
伯後封于蕪芟草中止舍也夏官大司馬仲夏教芟
舍注芟草止也義與此同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
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
說其化恩其人敬其樹案傳曰蔽芾爲小兒原本俞
雅疏謂比于大木爲小故其下可息是也而歐陽破

之日棠可容人舍其下則非小樹其論佶拘

蔽芾日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敗壞也憩息也

蔽芾日棠勿翦勿擗召伯所說

擗皆全地謂屈因其體也說爾雅佻稅舍也章如愚
山堂考索曰周南天子所都周公不得專其美召公
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故得曰偁召伯

日棠三章章三句

韓詩著者周道之盛召伯在翰有司請營召日居

召伯曰饗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
志也亏是出而就蒸庶亏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
勇百姓大說耕桑者倍力日勸亏是歲大稔民給
家足其後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
詩疑日此爲康王時詩張子所謂詩皆尾固有先
後其中夾有未必然者蓋日采得之先後爲先後

耳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說文厭筐也筐迫也浥溼也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曰露陰陽之氣陰氣凝爲霜陽氣散爲露露匪陽不晞夙夜正露零之時也案先儒多云此曰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禮今玩下二章貞女旒燕懼意何畏之有詩言露方溼而筐迫曰行豈是不設夙夜而謂此行之多露者乎蓋曰彊暴之男不度時之可否燕禮彊求故云尔箋意甚是杜預曰下凡說詩者俱曰行露著落在女子身上皆誤

誰謂雀無角何曰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曰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說文雀依人小鳥也崔豹古今注一名家賓埤雅雀頭如顛蒜目如擘芣物之淫者物與事有侶而非者雀穿屋侶有角彊暴速獄侶有禮然雀之穿屋不曰角而曰味彊暴之獄不曰禮而曰僂陵非真有角與有室家之禮也雖速我獄究不足曰成室家耳女當讀如字左傳女有家男有室是也速徵也徵召也邢疏云皆謂呼召獄嗣也疏謂鄭異義駁云獄者嗣也

囚證亏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然則獄者核實遺
理之名皋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浞繫
之亏圜土因謂圜土大爲獄

誰謂鼠無牙何曰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曰速我訟雖
速我訟大不女從

本草釋名鼠尖喙善穴南陽謂之錐鼠壽最長俗僞
老鼠物之貪者鼠有齒而無牙牙牡齒也牆謂之墉
邢疏云室之防也案炆官大司寇曰兩造禁民訟入
束矢曰兩劑禁民獄入鈞金矢取其直金取其堅夫

家直且堅矣而女大不從終不棄禮而相從也女本
從人故曰女從言不女從僂文也大可不讀作汝詩
言男女多喻君臣序言彊暴之男不能僂陵貞女故
箋云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劉向削女傳召南申女許嫁亏艷夫家禮不備而
欲迎之女與其人言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不正
也輕禮違制不可曰行夫家訟之亏理女終曰一
禮不備持義不徃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君子曰爲得婦道舉而揚之曰絕棄禮之求防淫
欲之行焉案劉向傳魯學者韓詩大然韓魯合矣
此集傳之所本也但徒曰男女夫婦求詩正義當
迎之之時自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卽單立一身
豈無親族縱眇親族亦有鄰里必女與人言而又
作詩曰絕其人恐無此理惟推之君臣則諸家
之說竝通

羔羊雝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縈絲五紵退會自公委蛇委蛇

小曰羔大曰羊萇官大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
其類儀禮士相見注羔取其羣而不黨何休注公羊
云羔取其擊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舛義
生禮羔羊之德也疏謂今大夫次能羣不失類行不
阿黨舛義生禮是德如羔羊也韓詩云縈喻絜白絲
喻柔屈詩人美大夫有絜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
度數也紵縈縈絲爲組紉曰英飾裘之縫中胡一桂
曰縫之突兀爲紵是也翰廷曰退會家會公公翰箋

云退會謂減膳也自從也從亏公謂正直順亏事也
委蛇委因自得之見案羔裘紫絲大夫之常服非節
儉而後然也惟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而稍盾
方食魚膾晏嬰豚肩不掩豆是之謂節儉則箋曰退
爲減火通

羔羊之革紫絲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會

天官掌皮焮斂皮冬斂革說文皮去毛曰革曰此爲
裘明非去毛故傳云革猶皮也絨羔羊之縫也注縫
飾羔羊之名孫炎曰絨之爲畛域胡一桂曰有畛隄

謂之絨

羔羊之縫紫絲五總委蛇委蛇退會自公

縫殺也卽論語必殺之之殺胡一桂曰合二爲一謂
之總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勸曰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皇寧處
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曰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算敢或皇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

殷盛也言雷聲之盛也曾子曰陰陽之氣俱則雷
京雜記大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雷聲全
亏大盛自是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山南曰陽違遠也何斯違斯言何居此復太此也皇
暇也振訊也注謂振者奮迅振振奮迅之全也再言
歸哉冀其將事而歸不殷必其即歸也案此詩當從
序說大夫行役其室家閔其勤勞勸之曰義若僂息
念其夫豈必被化而後然也特棄讐怨之聲較之變
風音節自不同耳風諷也正諷穌平變諷讐怨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
寤殷皇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山之左右曰側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
寤或皇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山足曰下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檉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
曰及時也

欂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欂落也梅柎注侶杏實醜疏云梅樹皮葉侶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夾心萼夾黃子青不可食柎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亏豫樟子夾者材堅子白者材脆孫炎僞荊州曰梅揚州名柎沈重云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柎案梅葉與杏葉相侶子青者可食璣云葉大如牛耳子青不可食皆誤梅盛則落在樹者十存其七始衰時也言女當誓不嫁至憂則衰喻過時也我我當嫁者庶眾也迨及也吉善也謂吉善之

日也案申培詩說云此女父擇壻之詩先儒乃謂女子自言其心事雖屬人情殊非正理

欂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梅在樹者十存其三憂鄉晚矣今今日也

欂有梅頃筐欂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傳欂取也說文欂仰涂也今本作壻乃欂之破體字梅不須水喜生高地故曰仰涂頃筐取之亏涂憂已晚矣謂勤也欲其勤相告語而定約也案欂之言既盡也言頃筐亏地而盡取之也

欒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亏君知其命有賢賤能盡其心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小兒小星喻眾妾也三五言稀少也傳云三心五

噶大火謂之心味謂之柳箋云三月心在東方五月

噶在東方如是終歲削宿更見案月令三月日在胃

昏七星中

柳星之
星七

七星南方朱雀之宿是心在東方

矣五月日在東井昏亢中則柳在昴方不得言在東

傳箋皆誤且詩作在一時三月五月文義不協初昏

星未全見當呂集傳三五訓稀少爲是肅肅敬也謂

敬其事也宵夜也征行也夙早也何楷曰妾御亏君

見星而往將旦而還往來俱在暗中雖夙夜公事

也卽君所也寔是也命令也卽天所賦之分也禮妻

不在妾御算殷當夕此自當夕之時然祇在公敬事

而已賤不敵賢所呂安分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參昴昴方二宿舊焮演孔圖云參呂斬伐元命苞云

昴之言畱言物成就繫畱也眾星雖小大適伐畱在

天說文昴从日下𠂔

同

今从𠂔

同

者後人轉寫之誤

讀畱从𠂔爲是今改正衮被也禡禪也謂被禪也據

爾雅幬謂之帳邗疏云幬禡音義同漢世名帳爲禡

猶若也案參中三星橫削外四星兩足兩肩伐三星

斜削參中宋天文志謂參十星兼伐三星而言也昴

七星三四兩層平削其一異色小而難見曰氏星經

云柳八星狀似坐柳演孔圖謂昴六星元命苞謂柳

五星皆誤曷灋雖言星有古有今無古多今少之異

然削宿在天由今觀之心柳參昴固未嘗有多少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案此詩兩章皆虛後實皆章不言三五爲何星在

公爲何事虛也次章則直言參昴衮禡實也集傳

三五言稀少其論自確不得曰其鑿空槩非之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

沱之間有媵不曰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媵夫自悔

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呂不我呂其後也悔

水洩復入爲汜注水出太復還江大汜小然得竝流
喻媵嫡宐俱行也之子是子也謂嫡我我媵也能左
右之曰曰不我曰言不挾已而偕行也悔嫡能自悔
也案此詩雖曰媵爲言推之君臣大夫猶是也玩周
書金縢之勤勞親逆易歸妹之反歸遲歸詩旨自得
疑此曰下皆成王時詩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小州曰渚韓詩一溢一否曰渚同居曰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爲沱注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孔安國云江東
南流沱東行江水大溢出別爲小水故名沱也沱與
汜渚皆有始分終合之義過從也嘯歎也長言曰歌
合因曰歌旣處而樂歌自不容已矣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集傳陳氏傳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

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
不慈子不可曰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叭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畝麇白茅包之有女懷舊吉士誘之

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麇牡麇牝麇其子麇其趺
解絕有力豨疏云麇麇也青州人謂之麇白茅取絜
清也包裹也舊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故懷昏
姻者謂之懷舊箋云有貞女息仲舊曰禮與男會此
據周禮亏文雖滯而義自可通疏謂吉士善士也卷
阿云王多吉士謂翰廷之士有善德故僭吉士也誘
進也案易大傳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然昏禮

納采納吉皆曰鴈今不曰鴈而曰麇雖藉用白茅亏
禮弇當卽當舊有懷之女夫不因吉士之誘而蹈燕
禮也士非有善德而曰吉僭之厚之也夫愧之也

林有樛櫟野有畝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野外謂之林櫟樛心注榭櫟別名案榭樛音同爾雅
僭櫟樛疑後人轉寫之誤邢疏樛一名心臬氏曰樛
櫟有心能耐溼江河間曰佗柱鹿牡麇牝麇其子麇
其趺速絕有力麓純束純絜而包束之也女子守身
如玉非止言其兒之美樛櫟藉鹿皆非禮故不能奪

其所守范處義云白茅純束夫曰比德與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之意同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厖也吠

舒緩也注謂遲緩脫脫緩兒感動也悅中也厖狗也
孔子曰狗叩也叩吠氣曰守也疏謂非禮相陵主不
迎客則有狗吠鄭志荅張逸問云正行昏禮不得有
狗吠是也此言吉士當曰禮徐徐而來無曰非禮而
動我之悅驚我之犬也此詩人我女子非女子自言
野有叭麇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夫下嫁于諸侯車服
不繫于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曰成肅雝之德
也

何彼襮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傳云襮猶戎戎言其衣之盛美也唐棣移注侶白楊
江東呼夫移疏云莫李也一名雀梅夫曰車下李所
在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輒大如李子可食華
芎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邢疏木則名華月令季
萐桐始華草則名榮月令仲夏木蓂榮此對文則異

黻則草夫名萼鄭風云隰有荷萼是也案爾雅桐木
名榮小雅黍稷方萼夫可作對文則與黻夫相通之
證肅肅敬也雖雖齋也皇甫謐曰武王五男二女元
女大姬妻胡公王姬次姬也然呂序說王姬車服下
王后一等及普焮兩書王姬推之恐大姬次姬統僭
王姬不必呂次姬訓王姬也普官巾車掌王后五路
重翟錫面朱總厭音壓翟勒面纒總安車彫面鷩總皆
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連音輦車組輓有翟羽蓋
王姬下王后一等則堯厭翟重翟用翟雉之羽二重

厭翟則使羽相次呂厭其本此言何彼衣服之戎戎
而厚者如唐棣之萼弓曷不執婦道呂成肅雝之德
而同王姬之車弓曰何彼諷之也曰曷不詰之也雖
美王姬實有所刺序中猶字得詩本旨當細味之序云
猶執婦道呂成肅雝之德
固有不執婦道者在矣
何彼襪矣萼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巾下象其椹木
兆爲桃木子爲李休棄實李座接慮李駁矣李注休
一名蒟李座今之麥李邗疏謂與麥同軌因名云桃

李醜核注子中有核人邢疏此辨木之子實形狀之
異因禮云其有核者懷其核桃曰膽之棗李曰實之
注皆啖會治擇之名邢疏云桃多毛拭治其毛令色
青滑如膽或曰桃有苦如膽者擇去之治棗李皆去
其核實者祗也此曰其萼之盛喻服色之豔麗而必
詳及其名實者詩可曰觀非多識不足考見得失也
平王文王也國語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傳云平正也
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也齊姜姓國案衛風碩人云
齊侯之子子謂女也因禮姑姊妹女子子論語曰其

子妻之古皆謂女爲子未聞僭孫女爲孫者自傳錯
認孫子二字鄭孔而後一槩皆誤詩蓋曰桃李之萼
喻一門服色之榮盛非夫婦之謂子曰多聞闕疑此
類是也卽曰孫爲女孫平王次不得爲宜欲詳見篇
末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緡綸也注綸繩也江東謂之綸漁在淡處鈞者取之
曰絲爲繩不設絕流而漁也緡取斷而復續之義案
曰孫爲女孫者因晉章王姬二字昧不恩詩美王姬

刺在非王姬而車服次當等亏王姬下王后一等何
彼曷不四字淡婉已極序洵得經本義傳箋止知是
美不知有刺遂吕子爲男子孫爲女孫矣

何彼襪矣三章章四句

鄒忠胤曰鄭漁仲曰何彼襪矣爲詩之時則東周
也采詩之地則召南也不息黍離既作日棠故地
已非周有天翰歸妹何與岐雖舊民事襪李之詩
不與條梅竝舉審矣秦風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或者又見舊熒
兩書王姬歸齊未知誰是此詩所詠夫帝子下降

何國蔑有卽齊吕名邦聯姻王室次不止二姬由
魯主婚則書非魯主婚則不書耳鄒雖不知孫非
女孫子實爲女而駁漁仲之說其理甚明全顧炎
武日知錄則錯上加錯必據山堂考索傳會通志
斷吕桓王之女平王之孫且云東周之後其詩可
存二南之遺音聖人附之亏篇與文侯之命吕平
王之事而附亏書一也抑知書無正變適時次第
平王之事可附亏書詩有正變王旣變爲風卽不
削亏正況據周之世系桓王爲平王孫莊王爲桓

王子萇歟兩書王姬歸齊皆莊王時事則爲平王之
之孫女而夫係孫經傳槩無明文且一嫁齊襄
立已五季一嫁齊桓爲襄公之弟不得係子左傳
季札觀周樂于周南召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已
爲王化之始也東遷之後尚得謂之始乎顧氏考
覈不精理亦不直恃漁仲之妄誕而肆談無忌難
矣然其音學五書淡明今音之別叶韻之非補其
罅隙太其獯祭堪坐不朽

騶虞離巢之德也離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者葭壺發五豸弓響弓騶虞

葭萼注卽今蘆也兼蘆注侶藿而細葭蘆注葦也藜
蘆注侶葦而小實中江東呼鳥蘆其萌藿音權注今江

東呼蘆筍爲藿說文藿因弓也蘆筍侶之案葭藜一
物兼又一物疏謂蘆藜別草非疏云兼水草也堅實
牛會令牛肥彊青徐人謂之兼藜或謂之荻全歟堅
成則謂之藿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

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邢疏葦之未成者爲
葭苗則初生而壯盛者發矢曰發壯豕曰豕二歲夾
爲豕傳虞人翼五豕曰待君發翼驅也一發四矢焉
得五豕兩都賦因有中必疊雙之說不知詩人寓意
非可泥也騶虞如虎五采畢具尾長弓軀日行千里
見虎豹卽殺不履生草食白叟之肉大平則全紂囚
文王閔天之徒求得此獸獻之紂大說乃釋之案逸
周書夾林齒耳卽騶虞也尚書大傳謂之佉獸
彼苗者蓬壹發五豕弓鬻弓騶虞

鬻彫蓬薦黍蓬注別蓬種類邢疏云說文蓬蒿也草
之不理者也苗則庚類蕃殖故壹發五豕豕生三豕
二師一特所寢槽注槽其所臥蓐鄭志荅張逸問曰
豚也過三曰徃猶謂之豕自三曰上夏無名也二者
爲師一者爲特方言其檻及蓐曰槽舍人曰豕所寢
草名爲槽又一歲曰豕豕小曰豕案韓魯說騶虞天
子掌鳥獸官賈誼新書曰騶者文囿名虞卽囿之司
獸歐陽因謂騶卽六騶七騶虞卽山虞澤虞旻曰騶
虞樂官備也又謂昔句言田獵得時次言君仁不盡

殺卒言虞人得禮皆緣爾雅釋獸不載騶虞遂生異說然大公六韜伏生書傳及淮南子皆云文王拘羑里散宐生得騶虞獻紂朕禮天子曰騶虞爲節特曰五羆五豸喻得賢人之多故曰官備初非曰騶虞爲官備也若僅六騶七騶山虞澤虞又何得謂之官備自不容曰韓魯賈歐之誤藉作騶虞正解

騶虞二章章三句

案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是騶虞爲成王時詩化始亏文王至此天下純被而王道成

矣序無可疑也集傳乃曰修身齊家仁民及物歸美亏南國之諸侯而曰騶虞比文王殊失詩人本

旨

程張呂肯皆遵序說後儒肯經自鄭樵始而朱子因之也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黃櫨曰說詩者曰關雎麟止之化繫之周公者自陝曰東周公主之雝巢騶虞之化繫之召公者自陝曰蜀召公主之陳少南又謂文王撫有蜀戎南化江漢天下既一則分岐東亏周公分岐蜀亏召公一東一蜀皆曰北爲上自上而下

言言作言卷二
三
故言自北而南李迂仲次從其說吾不知文王
所召分地亏二公者果請之天子而與之邪抑
不請之天子而自與之邪且當是時紂猶天子
文王猶諸侯文王拘羑里而繫易辭其志可見
安有紂猶在上而文王擅分其地召與人哉或
者又謂文王受命僭王亏是亏分陝不知武王
未得天下則但曰文考而已何嘗僭王哉少南
迂仲皆嘗言文王未嘗受命僭王而又謂分陝
亏二公何其自戾也先儒但見孔子論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故信分陝之說而不疑不知孔
子所謂有其二者但謂二分民心已歸文王非
有其地也予謂分陝當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
不當在文王之時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
之後案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孔子竝未明言
文王玩下周之德三字武次周也不定爲文可
知矣全云二分民心與上天下二字不對次黃
因說及讀樂記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
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知南之所由名者此也

讀詩傳詒卷二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知二南之所由名者
此也黃氏之說得之

讀詩傳詒國風卷二

男璉恭校字

一名定福

讀詩傳詒國風卷第三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邶風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汎彼柏舟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汎汎
汎汎游

汎流兒柏榭注禮記曰鬯呂榭鄭注云所曰搗鬱其
木堅緻牢實比之松舟楊舟爲益固夫汎其流謂不

言言集卷之三
一
曰濟渡也耿耿猶傲傲也隱痛也敖傲也酒可曰菽
游而忘憂但此憂非酒可得而解疏謂竹竿云檜楫
松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楊舟松楊皆可爲舟言柏木
所曰宜爲舟者解曰舟喻仁人之意嚴粲曰柏美才
也曰柏爲舟必有人曰維持之而後能有所濟今浮
舟亏水無人維楫其將何所止泊兮喻衛國無賢人
大聽其自爲敗壞耳其將何所底止兮猶小雅所云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也案疏曰柏舟喻仁人嚴曰柏
舟喻衛國義竝通也因兩存之

我心匪鑑不可曰茹夫有兄弟不可曰據薄言徃愬逢
彼之怒

周禮考工金錫半謂之鑑燧之器鑑取明水卽方諸
也夫名鏡大戴記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故曰鑑比
心如虞度也注皆測度也愬譎也遘逢遇也言心非
鑑而不能度物故雖有兄弟不可據而我夫不知猶
將不遇之憂徃告之反遇彼之怒耳箋云兄弟謂同
姓臣卽序所謂小人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

石取其堅席取其平石有時而泐言可轉也奉席如
橋衡言可卷也我心堅平過亏石席故不可轉不可
卷左傳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棣
棣富而閑習也選算也算數也禮記威儀逮逮不可
選也無體之禮也逮棣音同東海人讀逮為棣禮主敬無事而不
敬故不可算皆自反無闕之意

憂心悄悄慍慍于羣小慍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息之寤
辟有櫜

悄悄慘慘慍也注皆賢人恚恨

慘慘見小雅正月篇慍怒也羣

小眾小人之在君側者閔病也侮侵也靜安也辟拊
心也注謂椎骨櫜落也言拊心而心有所櫜落不能
即安憂之全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澼衣靜言息之不
能奮飛

釋名日實也光明盛實月闕也滿則闕也居諸語辭
迭更也微虧也小雅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日君象宜
常明者乃微而失道使羣小得言正是言心憂如

衣不漑之衣又息力不能勝惟大息亏不如身之奮發飛起而已詩疑云一部詩經與它經不同大抵只是個猜案邶鄘紂所都也二國變風皆皆柏舟者恰與周南關雎召南雝巢二篇反對詩人寓意已及編次刪訂之旨各極深遠自傳箋已全後世諸儒大抵猜不著者多惟孔叢引孔子曰亏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鄘風柏舟統削句中更不再舉斯得詩人深意所在自應與序說竝存

孔叢子云孔子讀詩及南見周道之所成亏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亏淇奧見學之可已為君子亏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

閱亏世亏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亏緇衣見好賢之心全亏雞鳴見古君子之不忘其敬亏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亏悉皞見陶唐儉德之大亏下泉見亂世之息明君亏七月見幽公之所已造周亏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亏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已為聖亏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亏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亏燕羊見善政之有應亏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亏蓼莪見孝子之息養亏四月見孝子之息祭亏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亏采芣見古之明王所已敬諸侯

柏舟五章章六句

案削女傳本魯申公之說已此為衛宣夫人詩集傳從之改宣姜為莊姜已衛非有兩宣姜也全胡一桂遂堅其說曰人臣道不合則去若姜氏則棄

可太之理故曰不能奮飛洵爲朱子功臣然玩雄
雉亏飛鳶飛戾天等飛字則奮飛原不得定訓作
飛太況人臣之義尤有不可太者箕比之亏殷紂
尚可云道合亏哉爲奴諫臥孔子曰仁許之宜其
讀柏舟而慨然亏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仁而不
遇亏序說有取焉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蒼黃之間色也黃正色也天官內司服裏用縈沙

俗作
紗

曰黃爲裏非其制矣喻嬖妾尊顯正嫡幽微反
背甚矣讒枋得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
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爲君憂爲君之子憂
爲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亾

上曰衣下曰裳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綠衣黃裳顛
到甚矣亾之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凡欲製衣必先染絲案月令季春分繭稱絲季夏命

婦官深采是治絲者女紅也疏讀女如字言公寵嬖
妾猶之女治綠絲絲方深綠女之所治正比妾方少
艾公之所寵若讀女爲汝則是莊公治絲矣昧失經
義況此詩四章上二句同是比體此一章第二句不
應直斥莊公當曰箋疏讀女如字爲是俾使也使從
也互相訓一曰職也注使供職說過也息古人處嫡
妾能使尊卑有序而無說過此曰古道望公下章則
曰古道自勵

絺兮綌兮淒其曰風我息古人實獲我心

莊子大塊噫氣其名曰風北風謂之涼風月令七月
涼風至小雅秋曰淒淒皆寒涼之名也絺綌當暑今
曰待寒失所甚矣此莊姜自喻也言古人善處先得
我心篇終及此所曰自盡非有冀亏其夫而有憾亏
嬖妾也亏此可曰得君子求己之遺案箋疏皆言古
人制禮能使妻妾賢賤各有次序昧不若傳意爲尤
渾集傳從傳甚是

綠衣四章章四句

蕪蕪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登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箋：莊姜，燕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己子莊公歡完立而州吁弑之，戴嬀亏是大歸。莊姜遠送之野，作詩，己見己志。燕，燕，鳥。注一名，名鳥，齊人呼鳥。孫炎舍人，皆曰：雋，周燕，燕，鳥。為一物。三名案：燕與鳥，一物。雋，音規。雋，周卽子規，出蜀中。蜀王望帝所化。己，雋，周為燕，燕非白，脰，鳥，次名燕，另是一物。禽經云：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莊姜送歸，妾取背飛之義，登

池不齊也。歸，大歸也。歸寧，有時而反。大歸，則不復來。牧外，謂之野。禮，婦人迎送，不出門，今截禮而遠送之。牧外，全瞻視不及而泣涕如雨，則子弑國危之戚隱然，在不言之表矣。諸侯一娶九女，姓娣，往媵之。媵，陳國姓，不得媵。莊姜左傳又娶亏。陳曰厲，媵其娣，戴嬀。皆責莊公之非禮。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將，資也。注：謂資裝，疏言行者所資也。何楷云：將，持也。言相攜持而行。義雖可通。

究嫌無據佇淹留久也注佇企淹滯皆稽久也

燕燕亏飛下上其音之子亏歸遠送亏南瞻望弗及寔勞我心

頡頏下上皆踰不忍相別之意傳陳在衛南寔是也據傳則今本作實後人轉寫乙改之誤今夏正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勛呂勛寡人

仲行氏字謂戴嬀也傳云任大塞睦淵淡也箋云任者呂恩相親信也地官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卹

任言信亏友道也疏言俗本塞實也塞實淵淡溫惠順淑善慎謹先君謂莊公勛勉也寡人莊姜自謂燕燕四章章六句

詩疑曰燕燕一詩作亏君完既弒州吁未殺之時彙纂謂戴嬀大歸正後日石碻用陳呂討賊之由也是時州吁阻兵安忍巨惡滔天使戴嬀中懷不平稍涉淺露則吕子及母必無噍類惟沈實淵淡馨色不動外託陳人內係石碻然後翦除凶逆安受其焚俗作燼詩所謂其心塞淵也大抵當大難臨

詩言傳說卷三
八
大事皆必有淡沈不測之量而後可己有濟大司
徒爲夏始所害允武惟淡引過又不驟爲續服喪
歛會言笑如平時大塞淵之意也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亏先
君己全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昭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

日月昭臨喻君與夫人同曜齊明聽外治修內職其
常道也莊公失其道矣寵嬖人之子州吁己致亂作

故曰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之人虜州吁逝當據僉

雅訓徃謂向時也集傳己逝爲發語辭非不古處如

驕奢淫泆有寵好兵之類言州吁向不己古道自處

非謂莊公也蕪蕪詩僂先君若己之人指莊公不獨

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教夫人亏君大斷不應有此僂

謂孔子曰名不集傳承箋謬誤是漢儒講經宋儒哲

理皆有疎處胡寧何也胡能有定言州吁阻兵安忍

何時而亂能有定哉何先君終棄我而不顧也序言

傷己不見荅亏先君己致困窮淡得詩意左傳州吁

未能蘇民厚問定君亏石子此胡能有定之切證許
鯉躍曰此詩當屬之州吁昭臨是冒正弑桓公而立
之時也乃如之人虜州吁也案序云遭州吁之難則
乃如之人實虜州吁惟日月昭臨下土是冒仍曰箋
喻君與夫人爲是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
寧不我報

冒覆也下土是冒猶書所云怙冒鬲土之意莊姜繁
惡州吁故曰逝不相好報答也寧不我報言我盡婦

遺宐見荅亏先君而何先君之不見荅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
俾也可忘

日月出東方言其同也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未
言何時亂能有定使我可忘先君正不忍忘之甚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
我不述

疾痛慘怛必呼父母情也畜養也卒既也述循也一
說敘也報我不述言州吁之不能有定由先君之報

我不循禮灑不堪敘述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湛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終日風也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曠傳云暴疾也孫炎云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故疾箋云旣竟日風而又暴疾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謔湛笑敖戲謔也注調戲也皆不善

之戲謔淇奧則曰善戲謔兮謔則近戲湛則多浮笑則不端敖則不敬極形容其侮慢之態悼傷也

終風且霾惠然何來萁徃萁來悠悠我息

傳霾雨土也孫炎云大風揚塵土從上下疏譎興州吁常爲不善又有甚惡恚怒之時惠順也何可也注何可今通言州吁之暴不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惠然可來旣來復侮慢之由此已不得已母道徃加彼夫終棄子道已來事已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息之言息其如是則悠悠然也

終風且曠不日又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孫炎云雲風曠日光箋云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曠

不見日而又曠喻州吁闇亂甚也願息也嚏讀當為

不設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遣我此古之遺語也

集傳引月令民多讙嚏言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霜

所襲則有是疾願起元曰暫開者天理之萌復閉者

人欲之錮寤則憂而不寐息之全亏成疾也

壇壇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說文壇天陰塵也言壇復壇陰壇之甚虺虺雷聲之

長也喻州吁之暴無已時呂祖謙曰驟雨迅雷其止

可待全亏壇壇之陰虺虺之雷昧未有開霽之時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案暴比州吁毛鄭孔皆從序說朱子則云此詩有

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然曰夫為暴而全序曰壇

壇虺虺激烈甚矣何情之有郊敬謂此詩為母憂

子則謂之賢母為婦怨夫則傷亏怒矣詩疑肆之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惡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潛我獨南行

左傳金鼓曰聲氣鏜擊鼓聲司馬灋云鼓聲不過聞
疏謂鏜聞字雖異音實同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
夏官司兵掌五兵戈及戟酋矛夷矛也步兵則無夷
矛而有弓矢土謂土功國國中也潛衛邑王應麟曰

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潛邑

皇輿表在直隸大名府滑州今河南滑州衛輝府

滑縣役土功于國築城邑于潛非不勞苦猶處境內南
行從軍則有鋒鏑臥亾之患矣陳宋皆在衛南韓詩
二十從役五十免之三十受兵六十還兵此本王制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案周禮地官鄉大夫
之職國中自七尺曰及六十野自六尺曰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古者二歲半爲一尺六尺則季十五七尺
則十七歲有奇韓詩二十三皆舉大槩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曰歸憂心有忡

孫子仲卽公孫文仲也言所從者非它人乃孫子仲
則輕其帥可知矣平成也事在誓歟傳隱公四季
爰居爰處爰噫其馬于曰求之于林之下

爾雅釋詁爰于轉相訓皆語之韻絕徐鍇云居者定

居處者暫止喪失也平土有叢木曰林山木曰林行
伍居處自有常所任情適意至喪其馬而求之亏林
下失伍離次必敗之道案晉炆傳州吁阻兵而安忍
讀終風則知其安忍無親讀擊鼓則知其阻兵無眾
不解朱子何曰不信序說

夙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闊韓詩作挈拮謂約束也傳訓勤苦案契滅於絕
也闊遠也漢書云閒何闊有隔絕疎遠之義箋疏皆
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夙生離合志在相救沒不相
忘此成說也執手偕老則有生合無夙離矣集傳從
王肅云此國人室家之志

吁誓闊兮不我活兮吁誓洵兮不我信兮

此言州吁眾叛親離軍士棄約而卒闕也案傳訓洵
爲遠與韓詩同當從俞雅洵均也李巡云徧之均也
州吁阻兵安忍徧軍士均怨其不得信偕老之約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
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曰慰其母心而成

其志尔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曷風

謂之蔡風即大風李巡曰南風長蒼萬物喜樂說文棘

酸棗大曰棗小曰棘埤雅棘性堅彊其心之生夏難

亏榦四時纂叟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案爾雅

終牛棘注即馬棘也刺粗而長物之叢生者夭夭盛

克劬勞病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棘非美材僅堪為薪故曰喻子之長成而無善班固

白虎通云聖者聲也通也聞聲知情通亏天地調暢

萬物聖善言母能長養七子而七子之中無一令善

之人若有令善當亦不全不安矣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衛邑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太濮陽

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此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號浚儀與衛輝

府寒泉猶能滋養浚城之民使得逸樂而七子

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也

見曉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其慰母心

見曉與顏色之穌好音與辭令之善慰安也黃鳥尚能說人而七子其安其心誠黃鳥之不若也其自責者婉而切

凱風四章章四句

案此疑是孝子傷貧而自責其不能盡養之詩序云美孝子無可疑也至云不安其室本曰囂陵詬諄而善非如箋所云欲太嫁也昧于淫風無涉卽曰序云淫風推之夾不定指邪淫周頌有客篇云

既有淫威非邪淫也若說母有嫁志其子宜爲親諱不應作詩若說由其自責母遂不嫁因作詩曰美之是曰子之善彰其母之過愈傷孝子之心矣卽孟子所云過小夾謂不能安貧非謂失節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兮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雉山雞也雉絕有力奮伊洛而南縈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鷦南方曰

詩經傳義卷三
二
鬲東方曰鵠北方曰鵠蜀方曰鵠左傳五雉爲五工
正杜預取四方之雉羿上翬呂爲五伊洛土之中區
故與四方爲五也埤雅其交有時別有倫其羽文明
可用爲儀泄泄自得也箋云兪宣公整其衣服而紀
奮訊其形志在婦人而已詒邈也阻覲難也案雄雉
二句興君之狎暱其私致使軍旅數紀我之懷矣二
句託爲婦人而譏其夫之從軍久役皆緣忝求之故
自詒此覲阻之憂後竝呼其夫之寮友告之誠如嚴
粲所云不欲顯所國君也

雄雉兮飛下上其音屢矣君子實勞我心

箋云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說婦人所曰不
恤國之政事軍旅數紀而致大夫之久役也嚴粲曰
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
雉下上其音則止一雉之音或上或下也屢誠也信
也君子所其夫也序云男女怨曠男曠而苦其事故
女怨而望其君子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息邈之云遠曷云能來

日月之久邈里之長故序云久役曷盍也注盍何不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百爾泛言居官者而其夫夾在其中得之亏心謂之
德行之亏身謂之行伎者疾人之有求者恥己之無
伎生亏忿怒求生亏貪慕臧善也不知德與行則伎
求之心生知則不伎不求無所爲而不善矣何爲使
之久處軍旅閒詒觀阻曰勞我心兮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匏瓠也瓠壺也疏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
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萁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恆
食之八月中堅彊不可食故曰苦葉案匏葉本後世
所不會當時或味羹加滑曰爲芼璣吳人揚州也豈
不知匏葉之不可食而又曰爲極美泥經而不通經
傳會之失甚矣魯語苦匏不材亏人供濟而已韋昭
注云不材亏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曰渡水
也鷦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故曰興濟葉苦旣
不可食匏未經霜葉尚未枯又不可用其時渡處方

淡衣未可濟揭者揭衣也。曰衣涉水爲厲，繇膝曰下爲揭，繇膝曰上爲涉。繇帶曰上爲厲，注繇白也。揭謂褰裳厲則上及衣矣。說文厲或作瀦，履石渡水也。鄭注曰衣爲褻，音褻，卽袴也。乃當時俗字。不必從言。濟渡者必量度其淺深而何淫亂者不顧禮義，乎此刺宣公犯禮將無曰自濟。二章刺夷姜淫泆犯禮。三章言士當遵禮。曰刺宣公之非禮。四章言女宜守禮。曰刺夷姜之非禮。序云夫人卽夷姜。

有瀚濟盈有鳴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瀚水滿兒，鳴雌雉聲濡漬也。轍廣謂之軌，案軌从九車，轍也。考工車人，轍廣六尺是也。軌从凡，轉頭也。在軾

肯朝肯十尺是也。羅中行引韻會，謂轂末爲軌，非也。

禮記少儀篇祭左右軌，范之軌當作軾，轂末爲軾，讀夏官大馭，自知軌，軌軾三字諸家皆緣形似而誤。濟盈必濡其軌，轍令言不濡是濟者不自知，喻淫亂者犯禮而不自知也。飛曰雌雄，吞曰牝牡。曰牝牡，曰雌求雄淫矣，非特求雄而又求牡亂矣。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雝雝音聲舒鴈賦注今江東呼鴈李巡云家

日賊野曰鴈箋云鴈遺陽而處侶婦人從夫昏禮用

焉本草鴈得中氣寒即南熱即北禹貢陽鳥攸

居謂鴈也威儀自然而有行削不再偶六禮惟納徵

用幣餘皆用鴈日始出為旭大昕之時也親迎曰昏

納采至請期曰且迨及也泮散也家語霜降而婦功

成冰泮而農業起故孫卿孫荀音同韓嬰皆云霜降逆女

冰泮殺止箋曰歸妻謂請期二月昏乃據夏小正而

言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王逸曰呂手曰招呂言曰召舟子猶小雅所謂舟人

之子也卬我也注卬猶媿也說文女人僞我曰媿由

其語轉故曰卬須待也舟人招渡人涉而我不涉蓋

待我友而後從之也乃適招卽卦不須我耦非貞女

矣呂祖謙曰此詩刺宣公淫亂一章二章四章皆曰

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

妻蓋不欲屏言之而曰小喻大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詩疑曰此爲士君子憂時感事絜身太亂之辭且云荷蓂衛人引本國詩諒非無據與它處斷章取義者不同案詩多因目肖實事發摭古今上下之理其言男女之淫亂與君臣之失道無二致也谷風棄婦大忠臣諫士之託言卽非經情其理自可旁通况經實寓此旨無曰見其爲非也徒曰爲淫弄者大錯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亏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曰陰曰雨龜勉同心不宐有怒采葑采菲無曰下體德音其違及爾同仇

習習蘇舒兒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言穀生長之風也陰陽蘇而雨澤降夫婦蘇而家道成故曰陰雨興夫婦龜勉爾雅作龜沒勉也須葑葑須菹蕪注侶羊蹄葉細味醑可食孫炎云菹蕪卽葑葑疏云蕪菁幽州謂之芥方言陳楚謂之豐齊魯謂之蕪關蜀謂之蕪菁稍魏謂之大芥七者一物案吳越有菘又有萊菹與上諸物皆相侶而實不同葑芴注卽土瓜

音言傳言卷三
菲息菜注蕙生下溼地侶蕪菁萼紫灰色可食蔬云
菲侶菘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斲爲茹滑美
可作羹幽州謂之芴河內謂之菹菜傳云菲芴也芴
爲土瓜此當訓蕙今江東呼諸葛菜蕙菜生于寒秋
經霜乃成菁食
故一名菹息夫宿也璣承傳誤又曰二者爲一物夏非下體相
也夫可食德音好音也違棄也論語棄而違之吾不
可曰顏色之衰棄其德音之萎公羊傳會及暨皆與
也

行遣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
日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此言婦之被棄行于道路遲遲徐也有違吾心有所
不忍太而徬皇也邇近也注親近也門戶曰畿疏謂
畿者期限之名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
言夫之送我不遠甚近至畿而止也荼苦菜疏云生
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葶茶如飴內則濡
豚包苦用苦菜釋文云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易通
卦驗彖圖云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葉
侶苦苴堪食今在釋草篇本草爲菜上品陶宏景疑

是茗夫之矣釋木篇有檟苦茶乃是茗耳邢疏云葉
侶苦苴細斷之有白汁萼黃侶菊案苦菜可生倉今
江東吟生茶種自寒煠秀亏四月璣疏得霜甜脆之
說非也薪莫大薺姚莖涂薺莖薺實注大薺葉細俗
吟老薺本草一名大藪一名藪薪一名馬辛味甘人
取作菹及羹涂路也涂薺路旁所生姚莖薺之初生
弱小者統名曰薺實總名莖婦人見棄苦甚亏茶反
曰亏薺婦之賢也詩疑曰此爲忠臣諡士之託言新
昏喻新進小人相得無閒也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

弟新昏侶之

涇已濁濁混混其汙宴爾新昏不我屑已毋逝我深毋
發我笱我躬不閱皇恤我後

禹貢涇屬渭汭涇水出涇陽畷并頭山皇輿表在陝
畷平涼府鎮

原縣今曰肅州直隸州涇州鎮原縣渭水出隴畷鳥鼠同穴山皇輿表
在陝畷

臨洮府渭源縣今日肅州府渭源縣發源皆幾二千里涇自東南行

一千六百里至陝畷安府高陵縣入渭涇小渭大

屬亏渭而入亏河在今陝畷溇書溝洫志涇水一碩

其泥數斗潘岳畷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涇自喻舊

室澗曰踰新昏湜湜水清見底也小渚曰汜涇流之
 別出者涇雖濁而其汜自清扇絜也曰用也言涇本
 濁曰澗相形而益見其濁然其中之小渚夫自有清
 者特安亏新昏而不曰我為絜而用之耳天官獻人
 掌曰時魚為深隄謂之深石杠謂之荷注深即橋也
 或曰石絕水為深荷聚石水中曰為步渡徇同也孟
 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深成或曰今之石橋
 水堰為隄堰水而為關空曰笱承其空所曰捕魚也
 嫠婦之笱謂之罾注因深也謂曰薄為魚笱孫炎云

因薄也曰竹為之逝徃也韓詩云發亂也毋逝毋發
 禁新昏也躬身也閱容也恤憂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棄龜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方泚也水中簿筏泳游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手
 行也匍伏地也疏謂遺水淺淡期亏必渡遺事難易
 期亏必成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張子曰皆婦人因
 徇其夫之害

不我能愔反曰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普育恐育

籀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亏毒

愒畜也讎仇也怨耦曰仇阻絕也賈賈市也行曰商處曰賈售之言受也育養也長也籀傳作鞠集傳作鞠云生也案爾雅幼鞠穉也昔謀養長恐如育穉言難養而易致蹉跌也作鞠當訓穉不當訓生爾雅鞠窮也邢疏引鞠哉庾正說文有籀無鞠據毛傳訓窮是經本作籀鞠乃鞠籀之譌變今改正顛頂也頂在上傾則覆李樛曰此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女也既遂其生比予亏毒卽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也

我有旨蓄大呂御冬宴爾新昏呂我御窮有澆有澆既詒我婦不念昔者伊余來坻

旨蓄美菜也御禦也澆澆武也澆澆怒也婦勞也傳坻息也言得新棄舊是但呂我禦窮安樂則棄之也且極其武怒盡遣我呂勞苦之事不念我昔者始來之時大呂取我而安息之弓案坻今本作壑壑乃坻之破體今依說文坻仰涂也言望涂而來也櫛有梅傳坻取也訓取訓息其義竝通朱子曰此皆述棄婦之辭宣姜寵而夷姜縊是呂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

俗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曰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于中露

試式用也式微式微者微于微者也疏曰君被逐既

微又見卑賤是全微也微君之微無也中露露中也

傳言中露泥中皆衛邑故箋云黎侯為狄人所逐棄

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曰二邑案序既云寓則曰中

露泥中為衛邑次通贊學佺曰考泥中中露今在東

離狐城者是隋開皇中置廩丘縣于此今山東嶺曹州府范縣

側近卑溼城居水扈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今山

潞安府呂氏舊焮謂武王封帝堯之後于黎城今潞

壺關縣黎在上黨之東即古衛地衛之附庸也水經云

河水東北過黎陽縣今河南睢衛輝府濬縣南注即黎侯寓于

衛處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于泥中

中露泥中猶云穢在草莽辱在泥塗也古注曰為二

邑名李樗謂其無據黃震又云恐無一身處二邑之

理不知此詩作自黎之臣子君失其國臣効奔忝可
呂一日身處二邑毛傳呂中露泥中爲邑名其時太
古未遠不必有據一味鑿空宋儒習氣

式微二章章四句

朱公遷曰衛有它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
亏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爲衛而作也作亏衛者
衛人之所錄爲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亏衛衛不能
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呂責亏衛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左高咸丘右高臨丘肯高旄丘後高陵丘言肯高則

後必卑下傳云肯高後下曰旄丘是也王應麟曰寰

宇記旄丘在澶州臨河縣東

今山東嶺曹州府觀城縣

誕大也葛

長大也葛始生節密既長節疎感時之久叔伯指衛
之諸臣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辭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呂也

恩足相及曰與能左右之曰呂言處我亏此必有恩
呂與我也久處我亏此必有呂左右我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裒冬緇衣夏裼之注君子大夫士也傳云大夫狐蒼裘疏謂青蒼色同大夫冬端之裘也蒙戎亂也案黎在衛屬今所寓在衛東匪車不東者言非是戎車不足使吾君自東而屬歸也特叔伯竝爲昏亂之行而兼同患之心耳靡网兼也黃一正曰言葛而又言裘時歷冬夏見其久也

瑣兮屣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裒如充耳

佻佻瑣瑣小也

佻佻見小雅正月篇佻俗作他

屣之言微也流之言

留也易曰旅瑣瑣志窮災也旅瑣取災此黎之臣子雖責衛之不救而實勸其君歸也與肯篇式微義竝通傳瑣屣少好之兒流離鳥也少美長醜始而愉樂終而微弱爾雉鳥少美長醜爲鷓鴣此傳之所本也注鷓鴣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而屬謂梟爲流離說文梟不孝鳥也案流離之子當曰喻黎侯之始而愉樂終曰微弱傳雖不言所喻何人而所謂微弱卽式微也箋疏皆曰流離喻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棄成功固非集傳兼言黎之君臣

流離瑣尾則又鑿空矣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
曰石所曰塞耳者衰飾也黃櫨曰言衛侯顏色衰然
如服充耳而不聞也康成云人之耳聾恆多笑此附
曰格致之學非經正解

旄正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曰承事
王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肯上處

簡簡易不輟也爾雅疏引作東擇也

箋訓擇邢疏傳
所引本此

云簡大也大德之人也易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故大
舞曰象武功干戚武舞羽籥文舞萬則文武皆備誓
爓萬入太籥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
也何休注云象武王曰萬人定天下疏謂湯之放桀
大然故商頌大曰萬舞有奕日中上處言顯明也案
衛侯國不得有萬舞故序云可曰承事王者疏言頌
人德大堪爲王臣而衛不用僂使仕于伶官所曰刺
也傳曰日中爲教國子弟若祭祀則旦而行事不知
周人祭日曰翰及闇卽子路權宜之禮質明行事大

必晏翰而退則方中又何必非將事之時邪燕禮大

日中而后禮成

公言錫巖集傳曰燕禮言之儀禮主人洗升獻工不與大上處也

碩人俛俛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碩大也俛俛大兒堂階肯爲庭謂廟中之庭也如虎之力因舞而見言武足曰禦亂也轡韁也鞞也王褒云王良執鞞鞞曰皮爲之如組言皮之柔如絲也曰善舞知其善御言文能治民也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舞則文武皆備才大文武俱全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然如渥赭公言錫巖

秉拱執也注兩手持爲拱左右持爲秉爲執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葍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葍官笙師注笛作篴孔作空夾三傳云六孔所見與也疏言翟羽謂雉羽也公羊說樂萬舞曰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韓詩說曰夷狄大鳥羽案爾雅翟作鸛山雉注長尾者是也然重矣渥厚漬也赭丹也錫賜也注謂賜與也祭統夫祭有舁燁胞翟闇者惠下之道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儀禮燕禮工告樂備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一人拜受巖胡

詞言傳說卷三
三
紹曾曰錫祿之禮舊曰公庭爲宗廟故云祭末勞翟
朱子不拘祭祀故引獻工不知祭畢而奠義竝通也
奠禮注主人謂宰夫然必錫之亏君故曰公言重君
命也玩其辭懽然曰爲榮揣其意歉然曰爲辱所曰
悵望屬方感慨希嗟而不自止也集傳若自喻而實
自喻與序意不相悖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息屬方美人彼美人兮屬方之
人兮

疏云榛桌屬其子小侶杼子表皮罌味如桌是也周
禮籩人其實榛桌可曰供籩者下溼曰隰陂者曰阪
下者曰隰注陂陀不平公羊傳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藟大苦注今日草也蔓延生葉侶荷青黃莖矣有節
節有枝相當或云藟侶地黃苓藟音同說文苓卷耳
也箋云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言頌人處非其位我
誰息兮息周室之賢者曰其宜薦頌人與在王位彼
美人謂頌人也案美人集傳指屬周之盛王曰文王
當之與箋所云周室之賢者義無大異但鄭旣曰美
人爲周室之賢者又云美人謂頌人則自相謬戾矣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說三章章六句今從集傳

案此詩所刺不可息議自序說衛之賢者仕于伶官後之解者遂以漢之東方朔擬之大約只得一隅詩之全旨恐不寧惟是也

泉水衛女息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息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思彼泉水夾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思流泉泉水百泉之水也百泉在衛州共城

皇輿表在河南

衛輝府輝縣今同

淇水出相州林慮縣

今河南岸彰德府林縣

泉水自

西北來東南注淇

今衛輝府淇縣

懷至也注齊楚之會郊曰

懷宋曰屈變好兒諸姬同姓之女謂姪娣也聊語辭

謀心也注謀慮以心言息至衛而聊且與諸姬謀則

欲歸者心而不得歸者禮也禮諸侯夫人父母在得

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

出宿于沛飲餞于禴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

一宿曰宿沛地名夏官職方氏其川河沛注濟通

今河

南嶺懷慶府濟源縣餞進也邢疏進飲食之名也傳云祖而舍

載飲酒亏其側曰餞重始有事亏道也聘禮出祖釋

載祭酒脯乃飲酒亏其側即飲餞也周禮大馭犯載注封土為山曰

苦芻棘柏為神主既祭曰疏載又名祖又名道禮記曾子

問云道一祭三名皆先載而後飲餞及後出宿此先

言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設故先言曰致其意禴

次地名王應麟引樂史寰宇記大禴溝在潛州宛句

縣北七十里宛句宋元祐時改宛亭縣皇輿表今山東濟寧府曹縣今曹州府曹縣女

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先姑後姊見

有次敘

出宿亏干飲餞亏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遒臻亏衛不

瑕有害

干言地名王應麟曰隋志邢州內丘縣今河南南嶺懷慶府河內縣

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案亏干亏

言二地也竝而為山後人傳會隋志邢州煬帝時改

襄國郡柏仁縣與內丘連畛有離山而乘干山言山

李說次不足據脂曰膏車牽鍵也釋文云車軸頭金

也曰鐵裏軸無事則脫行則設之還復返也邁行也

遄速也臻至也瑕眚也害謂害亏義也言還車者嫁時棄來今棄已歸使速至亏衛大無瑕眚而有害亏義理也

我息肥泉茲之永歎息須與潛我心悠悠駕言出游已寫我憂

異出同流肥案水經注馬溝水出翰歌城北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爲肥泉是異出同流也若傳所云所出同所歸異殊與爾雅謬矣茲此也須衛邑須與潛皆自衛而來所經邑也悠悠洋洋息也歎其義

既不得歸悠悠已息惟在國中駕車出游已輸我憂而已非真出游也寫輸也輔廣曰息歸寧者息之正也謀及姪娣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亏正雖賢士且難之況婦人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

朱善曰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則閨門之內可同坐而食者惟母姑姊妹百使父母沒而歸寧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聖人亏此寧已義斷恩不已恩掩義故制爲父母終不

得歸寧之禮所已存天理而遏人欲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尔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觀己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傳北門背明鄉陰箋興者喻己仕亏闇君猶行而出北門故集傳已爲比張子則云偶出北門而有此言是賦體也案詩已見志比興賦本不必拘總之刺仕不得志故因出北門而託已起興窶貧也疏貧窶本一義傳因且字故言窶者無禮貧者困亏財然據說

文窶無禮居也與貧義自別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謂國有王命役使之事政事其國之政事也適之也疏言王事不必天子事直已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亏時甚亂非王命也不已之彼而來之我適非所適可知埤厚也王志長曰王事政事蓋言煩簡鉅細莫不叢集亏一身記曰官盛任使其爲先王之經歟盡人而求曰交毒事而責曰徧謫責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勉也邊加也摧沮也疏謂率沮已志也范處義曰
貧窶艱難旣知有命何足形亏言室人朝夕相處諂
責摧沮交徧不已故不免作此召自解

北門三章章七句

集傳楊氏時曰忠信重祿所召勸士也衛之忠臣

全亏貧窶而其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
召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可召事投邊之

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
其無可柰何而歸之亏天所召爲忠臣也案此詩
則知禮表記所云不召大言受小祿爲後儒激烈
之談矣李樗謂召大言受小祿則不見知亏君大
所不當受誅與孔子爲委吏爲椽田義謬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忝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旣
亟只且

北風謂之涼風曾子曰陰氣盛則凝爲雪雩盛兒箋
寒涼之風病害萬物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惠愛
也攜持也行道也言性仁愛而好我者相與攜持同
道而太疾時政也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注雖容都
雅之兒孫炎云虛徐威儀謙退也既盡也亟忍也只
且語辭箋云卯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
徐寬仁者今盡爲忍刻之行矣所已當太已此也案
歐陽修言無暇寬徐當亟太雖侶直截然與爾雅悖
且與經文二其字既字語義不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喈疾聲也霏甚兒案說文雩與芴同雩在一偏霏則
四散霏故甚芴雩也歸歸有德也

其矣匪狐其矣匪鳥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狐侶犬黃矣色埤雅狐有媚珠善變妖淫故已刺惡
鳥一名鴟其鳴自呼體全異疏謂狐色皆矣鳥色皆
異喻衛君臣皆惡也人芴矣狐之羣其能別其矣而

詩言傳說卷三
非狐者言皆是狐人亏巽鳥之羣其能別其巽而非
鳥者言皆是鳥序云衛國竝爲威虐箋言猶今君臣
相承爲惡如一是一也王安石曰同行賤者公也同車
則賢者大夫矣人無賢賤皆憚其威虐其不舍之而
適它國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靜閒雅兒姝美也俟待也我我衛君也城隅宮城之

隅也考工匠人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
之制九雉此言王城衛爲侯國則曰王宮隅之制爲
城雉蓋七雉也衛之宮隅則五雉矣搔抑搔也踟蹰
猶躑躅也案序云刺時竝未明言陳古靜女之德曰
刺今之夫人也而傳乃曰城隅喻女德之高既失俟
字之義箋又曰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傳會傳意皆
不可從夫曰靜女而俟于城隅自是無德不見靜女
而搔首踟蹰自是無道惟張子後宮局北窳城隅俟
我幽閒念彼姝二語刺意深婉後儒又誤體會因泛

言淫奔期會竝非

靜女其變詒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變好兒彤忝色也大管謂之箴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箴注管長尺圍寸竝黍之有底賈氏曰爲箴六孔應劭風俗通云管黍竹長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身故謂之管煒忝兒說懌樂也服也注謂喜而服從蓋言此閒雅之女有色而無德惟詒我曰彤忝之管因彤管之煒愈樂其女色之美而喜而服從則無道益甚矣案內則右佩箴管管所曰貫箴婦人

所佩不律謂之筆說文楚謂之聿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秦謂之筆未有曰管名者漢始作忝管大筆詳漢官儀不得據曰釋彤管王應麟大云古未有筆曰書刀刻字謂之削魯爲詩書之國故考工曰魯之削爲崑因禮史載筆孝經援神契孔子作孝經簪纒筆羅頎物原謂虞舜造筆皆秦曰後書不足據樂器有管歐陽之說爲通又案左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上言用其竹荆棄其邪可也玩棄取二字是鄧析之邪已著當曰竹荆而宥其臯因曰彤管喻竹荆叟不

得因彤管而遂謂靜女有德也毛鄭既倡女史彤管之說後世不嫌彤管爲美談但不得執彤管說經耳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詒

野外謂之牧荑草之始生者爾雅莖荑菽蔣注一名

白蕢邗疏案本草一名無姑一名葢蕩案葢蕩乃彤

管之譌

葢與菽字相侑彤之譌也蕩與蔣音相近聲之譌也

洵龕也方言龕與

堪同匪女之爲美言非彤管之白比女之色而遂曰爲美也此荑詒之美人故與耳案肯章女美則知此女當如字故詩疑曰女美色也美人之詒情也情之

所鍾又非特色而已此詩三章每章上二句皆刺夫
人無德下二句皆刺其君無道無陳古刺今意傳箋
皆曰彤管二句致誤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嬰之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河水淪淪燕婉之求籛條不鮮

修舊曰新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四方而高曰臺
陝而修曰樓李樗曰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

王應麟云水經注鄆城北岸有新臺寰宇記在濮州

鄆城縣北十七里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

案澶州今開州隸直隸州屬大名府今濮州即鄆城地宋時臨河縣即今觀城縣俱隸山東州屬曹州府

泚色鮮也滄滄盛滿也蕤安婉順也蕤婉之求謂求

安順也籛篠日柔也威施圓柔也晉語籛篠不可使

俛威施不可使仰僕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

眈不可使視嚚瞽不可使言聾瞶不可使聽僮昏不

可使謀此八疾也威施直罇籛篠蒙矇侏儒扶廬矇

眈循聲聾瞶司火此官司所材也僮昏嚚瞽僕僥矇

實裔土獨舉籛篠威施責其俛仰有媿疾之大者也

鮮罕也寡也注謂希少箋鮮訓善惟善故罕案宣姜

事詳左傳集傳謂其亏詩則未有考然讀二子棄身

篇二子自謂伋壽則佗新臺亏河上召納伋之妻其

說伋無可疑不必別有所考讞枋得曰籛篠惡疾宣

公非有此疾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召惡疾比之既

無人道夫無人形也

新臺有濁河水浼浼蕤婉之求籛篠不矜

望厓漏而高岸注厓水邊漏謂淡也言視水邊之厓

其下水深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感施

鴻鴈之大者離麗也興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棄身息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國人所傷而息之伋是詩也

二子棄身汎汎其景願言息子中心蒼蒼

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于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

于隘而殺之壽知之曰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曰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全曰君命殺我壽有何辜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棄身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蒼蒼憂不知所定也二子棄身汎汎其逝願言息子不瑕有害

害謂害于其身也言二子行無瑕眚而有害于其身

也王應麟曰水經注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莘

亭

左傳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卽隘也今莘縣卽陽平縣隸山東嶺屬東昌府

自衛適

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案二子義有可

公卽不之齊而它徃矣傳所謂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也乃必使害及亏身已成父殺子之名得無析義之不精歟雖然不可謂不賢矣國人恩之正已見宣姜之欲殺伋而壽乃先爲賊殺也噫

二子棄身二章章四句

集傳大史公曰余讀世家言全亏宣公之子已婦見誅弟壽爭已相讓此與魯大子申生不啟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已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或兄弟相戮抑獨何哉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劉瑾曰男女亂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岐游蒞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奢褊忍而魏國之風變已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悍陳風變而淫游鼓舞輶檜之風變而亂極息治此十三國之大槩也雖不可風化天下夾各有音節如季札之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學者自岨而知所弃矣其非所已爲教也案男女之亂倫猶君臣之失道衛鄭聲

雖淫而其詩不可徒曰男女槩也若鄭樵者誠
說詩之鼻人哉王柏又其甚者矣

讀詩傳譌國風卷三

男瓊恭校字

